

史228.2

57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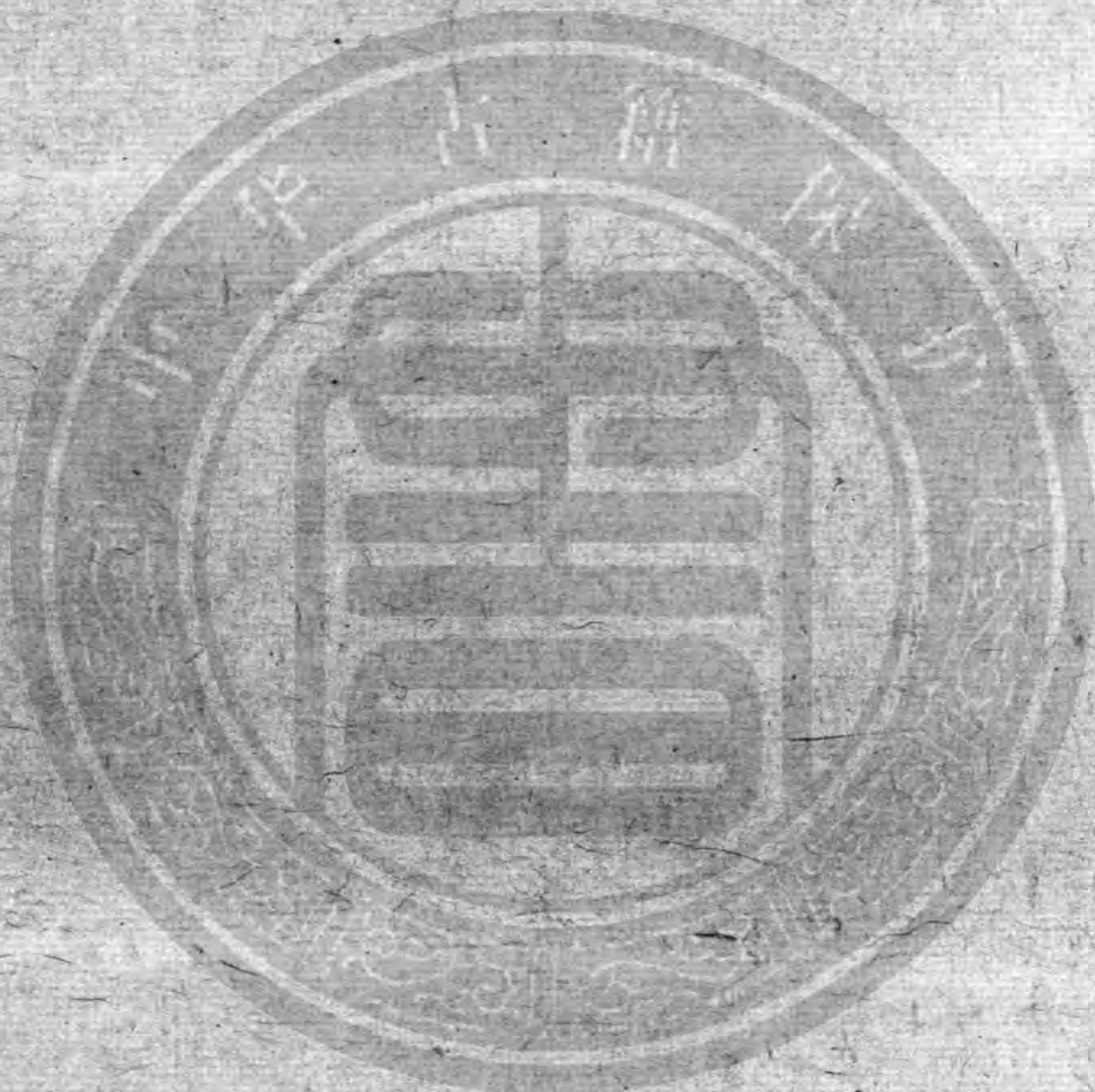
部2

4397
=88

~~史222~~

~~574~~

~~部~~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

宋

李燾撰

哲宗

元祐元年六月辛丑詔尙書左右曹各輪郎官一員宿直其省寺監官輪宿除祕書省大理寺國子都水監依舊外餘並罷以刑部郎中杜紘言宿官夜無職事而有燈燭之虞也

壬寅禮部言坤成節上壽合用乾興年故事權罷止令拜表其在京并諸州軍在故事賜宴不作樂從之又言蘇轍奏請明堂用皇祐典禮奉詔禮部太常寺同議以聞今詳皇祐明堂雖嘗徧祀然嘉祐末已經仁宗釐正至元豐三年宗祀英宗於明堂以配上帝專用孝經

嚴配之文最為得禮之正蓋宗祀大典更累聖乃定將來季秋大饗明堂宜遵元豐三年定制從之月六日

誠約西蕃邈川首領河西軍節度使鄂特凌古詔曰

昨得卿父董戡文字稱身有重患必是身死蕃家國土事已教男鄂特凌古管勾朕以卿祖考忠順朝廷世受封爵已降制命令卿襲封及賜衣帶支給請受等卿繼世之初人情未一固當推廣恩信惠養一方今聞卿自管勾以來頗峻刑殺部族之眾諒不皇甯雖出傳聞未忘憂想卿宜以繼承為重以仁厚為先無恃寵榮務安種落副朝廷所以封立之惠思前人所以付與之心當出降詔端由夏國遣間使春約勒阿拉雅賽進貢以刑部郎中杜紘押伴司馬光言臣近具劄子奏乞於今月八

日隨執政赴延和殿進呈文字復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今依前降指揮臣不敢再三固違聖旨然臣區區之心所以欲於八日入對者竊見夏國宥州有牒稱已差人詣闕計會所侵疆土城寨竊慮其日進呈上件文字此乃邊鄙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本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初以來累曾上言乞因新天子即位西人恭順之際早下詔書赦其罪戾待遇如故則控縱在我天子之體正休兵息民夷夏之心安即不幸敵人或有一語不遜一騎犯邊則此詔不可復下無何臣在病假不得面論人心不同為眾所奪日復一日遷延至今敵先遣使來直求侵地指陳兵端辭意侵慢前所議詔書已不可下矣既失此機會即日使者至應答亦難若悉從其所

請則彼益驕而無厭若悉拒而不從則邊患由此而起
今就二者之中甯為百姓屈已少從所請以紓邊患不
可激令憤怒致與兵犯塞以困生民所以然者靈夏之
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可
猶靳所侵地而不與彼必曰我自天子新即位卑辭厚
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
不若以武力取之彼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
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之恥無乃甚於今日
乎以小喻大譬如甲奪乙田未請而與之勝於請而後
與若更請而不與則彼必興鬪訟矣此是非利害明若
白黑臣竊慮進呈之際羣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
惜此不毛無用之地結成覆軍殺將之禍兵連不解為

國家憂伏望陛下決自聖志勿聽浮言為兆民計文彥
博輔佐四朝熟知敵情此可謂軍國重事願陛下詢彥
博以決之既而彥博論與光合眾不能奪光行狀云論

和戎為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眾光持之益堅其後
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眾不能奪不知彥博議與光合
是何日月今附見此七月八日范純仁畫三策以進亦
言彥博與執政論疆事當即是七月初也紹聖二年八
月七日罷分書舊錄載彥博議棄四寨以謂邊臣欺罔
為國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御須自棄不如推恩給與當
求全本增入更詔應差禁軍係將兵不係將兵並袞

同差使無新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言請邕州將兵與
不係將兵差往寨鎮都司巡檢等處防托歲一代從之

無新尚書左僕射司馬光舉奉議郎張舜民通直郎孫

準河南府右軍巡判官劉安世尚書右僕射呂公著舉
朝奉郎孔平仲承議郎畢仲游孫樸中書侍郎張璪舉

承議郎趙挺之梅灝宣義郎陸長愈同知樞密院事安
 燾舉承議郎盛次仲太學博士王柄蘄州錄事參軍廖
 正一尚書左丞李清臣舉宣德郎陳察太學正晁補之
 常州晉陵縣丞李昭玘尚書右丞呂大防舉奉議郎趙
 叡劉唐老黃陂縣令李籲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舉宣
 德郎楊國寶承議郎畢仲游太學博士張耒並堪館閣
 之選詔候過明堂令學士院試其在外者召赴闕四月十四日
 初有此詔張舜民邠州人孫準瑜子爽孫劉安世航
 子孔平仲文仲弟畢仲游仲衍弟孫樸固子趙挺之諸
 城人盛次仲嘉六第三甲蘇州人陸長愈熙三第四甲開
 封人廖正一豐三第四甲安州人陳察熙九第三甲開
 封人晁補之李昭玘趙叡熙六第四甲開封人劉唐老
 沈子李籲熙九第四甲開封人
 揚國寶仲元子張耒淮陰人

尚書省言應寺監事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覩近制
 合具申會應報從之

陞朝官各舉進士經明行修一人及陞等推恩理為舉
 主過犯同罪等事臣竊原朝廷之意患程試考校徒得
 文詞故更立此制以進實行天下幸甚臣退而熟計及
 考學士大夫之議以為法則善矣然使陞朝官舉之不
 若使州郡以上舉之便臣謹條上利害按國朝舊制臣
 僚任通判知州乃得舉官蓋知人實難非行己謹閱事
 久誠未可責以保任今陞朝官無職罪若私罪重此外
 不計資任不察能否諸科刀筆之吏一切得薦士此不
 可一也經術深淺問而可知也至於行義汙潔非鄉里
 庠序羣居久處毀譽素著誰能知之不拘路分但非有
 服親皆得奏舉臣恐流離之人虛偽見售此不可二也
 天下陞朝官無慮幾二千人則所薦士亦如之積累歲

月不被薦者無幾矣人人陞等推恩無以示勸此不可
三也議者謂朝士固皆選擇可任使之入然品流不一
員品猥眾今勢利相市必有受賂造訟以撓陛下之法
者臣誠淺薄不敢臆度朝士大夫以為必然亦不敢以
為不然然則選舉之利未見而奔競之俗先成此不可
四也傳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計今天下之士一郡一
邑隨其眾寡必有善士考鄉里之行詢庠序之論其勢
親其事察無如州郡之吏至於監司則朝廷所任以按
察臺諫侍從亦朝廷所倚以議論故臣願每遇科場詔
下委逐州長吏奏舉經明行修進士一名仍以應舉實
數二百人為率不滿二百人聽舉一名每二百人加一
名至三人止監司轉運判官以上於本路在京臺諫以

上於開封府國子監各許奏舉一名非鄉貫及不經學
校或無可應詔並聽勿舉自餘升等推恩理舉主同罪
犯等並依元降朝旨又言臣愚以謂三代鄉舉之制未
易遽復欲少倣古則諸侯歲貢之法莫此為近伏望詳
酌施行乃詔朝官通判資序以上人許舉保四月初詔
癸卯右司諫蘇轍言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
降詔書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
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日前約束官吏侵擾役
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
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
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
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為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

續通志卷一百八十一
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十
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所差
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
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
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
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但不待終日而行不意
遷延至今不以爲急臣愚竊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
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
爲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
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乞聖慈檢臣前奏早降詔
書具言所聞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
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貼黃稱臣訪聞近日頗

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付看詳役法所臣推原其意皆
由州縣施行差法別有騷擾以致人言者若不早爲禁
約深爲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前後言差
役不便文字略賜省覽卽見詣實 御史中丞劉摯言
臣近者劾奏呂惠卿去年公違陛下卽位赦文約束於
四月出兵侵討西界乞正典刑未蒙處分風聞或者之
言云惠卿曾奏稟臣以謂曾與不曾奏稟固非臣之所
能知然奏而出兵不奏而出皆是違廢制詔其罪一也
借如赦後奏請不過以虛爲實張皇邊患以取必於朝
廷且是時神宗皇帝新棄天下梓宮在殯而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哀迷在疚此何時也而惠卿忍不恤國
家大故乃敢違格詔旨以謀動師旅爲請欲遂其貪功

幸進之意是豈復有臣子之道哉赦書明言靜守疆場不得侵擾外界乃陛下即位之始欲以安靜四夷况邊鄙本無一事惠卿何至廢敕而請之使陛下初臨萬國命令反復不能著信義於四夷豈不重可嘆哉當惠卿奏請之時朝廷不能愛惜命令亟行誅責既已失矣今來諫官御史交章彈論中外指議罪狀明白又以二三之言滅裂寬貸指事不原其心議法不當其罪則何以救命令失信之患何以開外夷向化之心何以爲天下姦雄擅興者之戒伏望早賜睿斷按惠卿罪重行誅竄貼黃稱使惠卿於赦後誠有奏請即不知當時朝旨以何辭報之臣竊料朝廷必不於大喪哀戚中許其出兵侵討外界自廢赦令也若惠卿在去年三月六日赦前

舊曾承受指揮使之侵討緣三月六日赦書係是後赦

自合遵稟元祐元年六月十七日二十二日再彈

甲辰四方館使果州刺史環慶路鈐轄兼知邠州謝麟換朝議大夫直祕閣知潭州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劉攽爲直龍圖閣知蔡州攽以病自乞也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奏疏留中不報詔大學士置春秋博士一員令本監長貳奏舉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呂惠卿落職降爲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以諫官蘇轍等言惠卿姦惡及知太原府日違登寶位赦救出兵西界故有是命轍等疏在初八日右正言王覲言近制通議大夫已政目但稱轍言上皆通行磨勘故自推行官制以來或以特恩或以磨

勘而轉一官比舊有實轉兩官以至三四官非所以愛
惜名器也請自京官至太中大夫以上毋以磨勘轉官
詔文臣磨勘待制太中大夫已上至通議大夫止餘官
至中散大夫止其中散大夫已上勞績酬獎合轉官者
只許回授與子孫特旨陞遷不在此限 中書省言故
高充王妻韓越國太夫人李氏乞推恩門客進士周汝
楫依楊備馬驤試監簿理選限出官例吏部言按元豐
薦舉令門客因蔭補而授官者並不許參選無新殿中
侍御史林旦言平江軍節度行軍司馬監南嶽廟張靚
自陳罪犯乞送訴理所看詳按靚輒敢以真罪實犯累
經勘正事狀文姦欺罔朝聽伏望罷所領嶽廟送吏部
令授合入監當差遣從之張靚元係呂
惠卿責官 監察御史韓

川言朝廷更市易之法捐減所收息數宿逋放釋殆盡
自罷賒賣以來實用錢物交易日入過三百千收一分
之息月得九百千又未必滿一分也慮貨之陳積但及
五釐足以免罰則亦出之是月息纔四百五十千而倉
務共占官六員專副書吏庫級等不減百人月給俸食
幾千緡所收之息不補所費之半竊惟市易之設雖曰
平均物直而其事則不免計較以取利使獲其利實足
以佐用尚不可而又所收不補所費顧可爲邪請於市
易務監官監門內各留一員及實用公人催納欠負結
絕見在物貨晝日更不收買從之仍令戶部條析合措
置事件以聞 右正言王覲言臣聞糴甚貴傷民甚賤
傷農古今之通患也故李悝耿壽昌爲平糴常平之法

以救其弊不惟當時人以為便而後世有賴焉神宗臨御之初柄臣建議廢常平舊法以散青苗錢縉紳之公論莫不以為非而主議者持之甚堅先帝聖明心知其故初雖重違之而至於數年之後乃奮然獨斷令常平錢斛存留一半遇斛斗價貴減市價出糶收成時添市價收糶此有以見先帝知常平舊法之不可廢也然青苗錢未遂全罷者以主議之大臣猶在附會者膠固其說未可以遽破而已今二聖臨御善政無不行弊事無不革宜有以成先帝之志矣今年閏二月九日敕應係提舉官錢穀委提點刑獄主管依舊常平倉法命下之日四方歎頌以陛下聖德隆厚前古之良法先帝之素志信可以行之於今日矣曾未數月遽復更易而所謂

青苗錢者方且著為新令以重其事物論深以為駭而莫知其故臣竊料議者不過曰青苗既不立額而取人情願坐而得息有利而無害云爾果如此議臣且言其不然也夫取便出息貧下無知之人所甚欲也初無故而得錢孰非情願迨乎收歛之際即須追呼督促脇以鞭笞威以枷錮而後本息可得也且又將新益舊積累太多則以逃亡自捐之虐及妻孥累及司保者相望於道路矣當太平無事之時而使其民無辜陷溺有至於此可不為之痛惜哉然則青苗之所為利者果在於利民邪非民之所利則其說既見於前矣如曰利國則自古以來利不及民而國能獨利者未之有也必民利而後國利焉此惟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苗錢之所能致

也夫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乃必然之理也人果傷而離散矣區區青苗之錢能使之不離散乎農果傷而國貧矣瑣瑣二分之息能使之不貧乎故不若穀賤不至於傷農而民敦本民敦本則田野闢而賦稅增也穀貴不至於傷人則民樂業民樂業則百貨出而無求不得也夫如是則下何假於借貸之物而上何慕於二分之息故曰民利而後國利惟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苗錢之所能致也臣竊惟先帝存留常平一半錢斛以行舊法誠務在于平穀價矣然今天下郡縣猶不免樂歲粒米狼戾價甚賤而不售凶年穀價騰踴民阻饑而死亡者何邪蓋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為利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糴

糴舊條則僅同虛設而又常平錢斛既分以為青苗之本則可充糴糴者自己不多是以穀價低昂而終未見其平也臣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依今年二月九日敕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志無使郡縣之吏以利心期朝廷而廢善法也惟聖慈詳酌蚤賜指揮施行貼黃稱先帝用大臣之議行青苗之法偶以一二事臣僚所論過差嘗行降黜及行法數年之後左右前後之人及諸路監司守令等豈復有議青苗法者哉惟頌贊之言則日聞於前矣然先帝乃奮然不謀羣臣令常平存留一半錢斛以行糴糴舊法者蓋深知青苗錢之為弊而察糴糴舊法之為善也若其後臣僚有能將順乞盡罷青苗行常平舊法則先帝豈不聽從以存留一半錢

斛之意而觀之可知也惟聖慈詳察觀自注云六月十八日乙巳左司諫王巖叟言臣昨十六日上殿奏事蒙陛下語及張璪臣力言璪邪巧多行私意不可以久在中書蒙陛下再三宣諭已盡知璪所為且留待除服後教去令休著文字臣便合恭稟睿旨置不復言然靜而伏思臣任諫諍天下之事可諫諍者莫急於佞人在君側而不去孔子曰佞人殆殆者危也言佞人不去天下之危道也今佞人在陛下側可不懼哉此臣之所以不敢自安而切切為陛下言也蓋其朝夕得以惑亂聖聽賊害政事黨庇姦惡譏諧善良將無所不至最腹心根本之大患也此而不諫更諫何事臣非不知今日不言上可以順承陛下之意下可以悅媚姦臣之心於臣之私甚

為得計然臣安忍便臣之私而忘國家之便哉臣所以不避死亡之誅而犯逆鱗以告陛下必期陛下感悟早逐姦臣為社稷福也陛下又以璪嘗預受遺不欲責去臣謂陛下與其小不忍以容姦蠹傷國家曷若大有為而去佞光顯祖宗此則陛下之大孝也豈可反以眷留欺罔先帝之人為奉承遺志惜大體哉可留而去之害義也可去而留之害政也若璪可謂害政矣按璪奴事安石死交惠卿羽翼王珪之佞唱和章惇以倚其外強陰結誠一以資其外援惟一唱一和交縱詭隨協為蒙蔽賈百姓之怨以歸朝廷不聞一言忠於先帝謂陛下所宜憤疾肆諸市朝以雪先帝之恨不謂陛下反容而留之鬱天下之公議也兼以今日循默保位惶恐畏罪

猶或可容而敢乘間伺便爲私不已以招人言致命令已出而復退法制旣行而又改推其由來皆瑯唱議恩則歛歸私室怨則移在朝廷又中書機要之地尤當謹嚴靜密瑯乃泄漏上旨攘竊主恩習爲常態每三省差除或方都堂商量或在簾前準擬先請召其人面自語之其美者則不以爲出於人主而以爲出於己其不美者則曰此非我意又或言事官言其黨人則立召至其第以章疏中語告之使得奔走經營彌縫於上下其背公尙私弄威福以賣朝廷乃敢如此豈可以爲大臣處要地以腹心託之哉陛下未知則可旣知而容之則姦臣將安於爲私無復畏憚矣自古人君患在蔽惑不知其爲姦邪而誤用之今陛下聰明洞徹幸深知其姦邪

矣而猶用之不已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惜也皇帝陛下春秋方富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闈大臣尤當小心恭謹外不敢爲姦以易朝廷內不忍懷私以欺陛下乃忠臣之義也觀瑯之心乃幸兩宮聽政簾下而得以肆其姦行其私耳以謂宜以大不恭不忠論安可容而恕之邪陛下亦宜自固主權不可放與姦臣令侵侮也伏惟陛下卽位以來無改更一事不協人情無進退一人不合公議求言若渴從諫如流何獨於瑯靳靳如此也臣愚區區深恐累吾君全德之美陛下亦何得不自惜此清明之政邪伏望聖慈早賜罷黜以爲姦臣懷私事君之戒天下幸甚小貼子稱臣聞瑯近曾留身獨對必有自營之言惑亂聖聽竊計或佯爲求去以探陛下之情

或推過於眾以寬陛下之意誣忠言為黨論反私意為
公心詭辭百端以求安身固位而已願陛下深察之又
稱陛下至聖至明照察人情無所不盡須體量臣等違
陛下之情極是難事殆非大義所迫繫國家利害則臣
等何敢不承順聖意故欲犯顏以取罪戾蓋國家之事
有所未安而諫諍之職不敢自安也陛下以此察臣則
臣之心宜可恕臣之言宜可取矣嚴叟集自注云六月十九日上此
丙午司馬光言近臣曾三次具劄子奏與執政赴延和
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云候秋涼雖聖恩
矜憫隆厚無窮然臣既待罪宰相豈可不於簾前參陪
國論況今已立秋兼臣自體當得筋力差勝於前可以
支吾只是無人扶掖全拜起不得欲乞如臣前奏候垂

簾日許令與諸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同進呈文字并
乞降指揮令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等合拜之時
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男康扶掖仍乞傳
宣閣門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從之丙午
光言請自今遇延和殿垂簾日起起居奏事從之仍以前
足瘡詔許乘轎起居特免拜及令男康扶掖入殿此舊
錄所修也尚書省言近有司奏差踏逐官吏短使不

以閒劇倒置乞不拘常制至有直闕吏部擬差多非其
人請自今除軍期邊防非常賊盜先有不拘常制並依
舊例外其餘已得不拘常制指揮並罷自今並令依條
奏舉應合差短使亦如之如違委御史臺彈奏從之
左司諫王巖叟言臣竊以人得於表裏不疑則可任事
出於上下相應則易成此諸府之辟召羣司之奏舉所

以不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甲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非善法也選才薦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人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復內外官司舉官法以允公議巖叟所言附見于此當詳考左司諫王巖叟左正言朱光庭右司諫蘇轍右正言王覲等言臣等伏見近降朝旨以臣寮上言呂惠卿罪惡責授惠卿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竊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蓄虎豹於近郊終貽後患謹按惠卿在熙甯中恣行不義創立弊法上以誑誤朝廷下以殘害海內計窮力詘黜居藩郡猶

復妄希功賞輕用甲兵結怨西戎貽憂先帝罪狀顯白已不容誅至於私行險詖人所不為始與安石結刎頸之義終與王氏為尋戈之讐忠義蔑然詭變難測今雖自知罪大不容於世然猶詐稱疾病潛伺間隙譬如蝮虺猛獸雖暫爾弭伏而凶性終在遇便即發若不深為圈檻投畀無人之境臣等恐其防閑稍緩竊出害人不然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為分司官在於常人不當為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況復陛下即位之初明下赦書戒敕邊吏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是時惠卿任河東帥被遇先帝恩德最深自聞遺制略無哀感日夜點集兵馬為入界討蕩之計及其遷延未發恐為敵所覺知遂

令兵馬司借赦書不得侵擾之文曉諭將佐以欵賊計仍於四月十五日具奏上件事由於二十一日出界夫登極赦書國之大信所以綏靖中國懷來四夷人臣奉行敢有輕議今惠卿公然違戾出師伐國而又借用其文設詐欺敵侮玩朝廷殊無忌憚推其心則出於無君論其罪則入於大不敬積其前後所犯皆在不赦朝廷縱欲貸而不誅只乞檢臣等前奏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臣等與惠卿初無讐怨但以爲國去凶義不可已惟陛下特賜裁斷

王觀自注此奏云子由撰六月八日巖叟言六月二日十六日觀言用兵五月十九日六月八日轍言

丁未兵部言董戩果莊進奉大首領李沙勒瑪等各乞官職詔李沙勒瑪補充本族副軍主歲支角茶十斤大

綵十疋餘並依元豐七年故例大首領已有軍制職名之人轉兩資其小首領各轉一資

戊申吏部尚書孫永等議按商書茲予大享于先生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歷選勳德實難其人恭惟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諡文忠富弼秉心直亮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甯初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庭實爲宜稱詔從之初議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吳充太常少卿鮮于侁曰勳德第一惟富弼耳本朝舊制雖用二人宜如唐朝止用

郭子儀故事只以弼一人配享議遂定 吏部言欲將

八路季闕從吏部與轉運司隨季互使從之政日同八月

十六日呂大防云云此年四月十八日吏部云云監察御史上官均

言臣竊見吏部昨因大名府助教鄧無方等陳狀言八

路指射勞逸不均事朝廷依本部相度將八路季闕吏

部與轉運司互使竊緣昨自熙甯三年降八路差官敕

推行已十五年大槩其弊有七諸路選人得替赴部須

候春秋試法預選者方得差遣八路則不須試法隨意

指射此不均之弊一也諸路赴部待試中否須經一年

既差遣又須三年待闕必經七年方成一任八路則在

任去替一年便許指射川峽廣南七年之間遂歷三任

此不均之弊二也又八路在任犯罪停替或體量罷任

並許再指射差遣而見在吏部待次之人至有歷任無

過尚須試法候及一年方有注擬此不均之弊三也選

人俸給替則隨罷待次一年方得差遣待闕三年方得

赴任是四年之外方受廩祿其八路士人雖有待次亦

許權攝差遣祿無虛日此不均之弊四也八路本土係

特奏名得官人既免試法又就家便多只於本路指射

大率多年六十以上學術凋疎精力疲耗又無人薦舉

不復有向進意往往貪冒營私職事不舉民受其病其

弊五也八路仕宦之人遠者十餘年近者六七年居住

既久知識漸多又本土之人就本路指射鄰州比縣不

無親故任情囑託變移曲直監司耳目豈能盡察其弊

六也八路監司遠於京師傲睨一路無敢忤者逐路官

員雖例許指射然運司往往任情差定不復計功過先後之次逐官既就本路仕宦豈敢更自辨直以觸恚怒故以曲佞希合稍有權勢者多得先次優便差遣而孤寒忤意之人坐引歲月不得注授其弊七也臣竊惟熙甯三年八路差官之意本因選人守任遠方有往來送之勞故立此法又省赴任選還雇錢之費然行之十有五年事久姦生弊多利少八路闕多而待闕之人少吏部闕少而待闕之人多見今選人到部該參選者七百餘人就殘零闕者共四百八十餘人員多闕少至有候一年以上方得差遣既得差遣待闕須近三年七年之間方成一任居閒之日多而祿仕之日少貧匱難進誠可嗟憫以八路方之實爲僥倖雖曰惠遠官之人而

諸路之仕者實爲不便則是惠者少而病者多其法不得不改也今有司立法八路季闕吏部與運司互使是前日不均之弊其半尚存自餘弊事如臣之所陳未能去也竊聞按送雇錢以每歲通計數不甚多自可以坊場河渡錢支給不至闕事臣欲乞將八路選人依昨來指揮京朝官大小使臣員闕並歸吏部庶使天下仕者厚薄均一吏部差注不至壅併選人待闕不至留滯深爲利便昨來指揮當考左正言朱光庭言累赦應編管羈管

人州縣尚有拘留者乞委監司檢察致免稽滯從之詔登極大赦已前因虧課利罰俸見今剋約未足者蠲之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汪洛施族蕃部斯多格等探報西界信實攜老少前來歸順乞與推恩詔斯多格

與副軍主鄂鄂爾與都虞候 禮部言太原府交城縣
民褚文自唐義聚九世二百餘年詔旌表門閭 御史
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林旦監察御史韓川言臣等近
者各劾奏呂惠卿罪乞賜誅竄伏聞已有指揮止於降
官分司竊恐謫不當其罪國法不正人情不厭須至先
事再有論列緣惠卿巨姦宿惡暴於天下方陛下御極
之始憂恤深至此豈勤兵遠舉之時况赦書丁甯使之
靜守疆場無得侵擾外界而惠卿無戴承陛下謹始息
民之意於神宗棄天下月餘內興師二萬深入羌境屠
殺老弱希功幸進借曰曾布奏稟已是廢違赦敕謀為
擅興借曰赦後朝廷曾有可報亦是因其欺罔奏請則
惠卿終是兵首矣致陛下即位詔命失信義於四夷則

後日將何以令天下此臣等所以不得不言也夫惠卿
弄兵作威既已無人臣之禮則原心議罪所宜合天下
之公案惠卿天資凶邪勇為不義怙勢以殖產造法以
害民引置姦儉傾害良善興起狂獄以快私而報讐生
事邊境以妄意而求合外則脇制州縣內則欺謾朝廷
無毫髮報國之忠有桀驚無君之意臣等以其實跡前
已歷言夫欲去惡草不拔其本根而徒芟薙之以平日
前則他日必有滋蔓之害欲除惡獸不亟殺之而徒置
於圈檻是使其養爪牙而積怨毒一旦分裂而出則噬
人必矣今惠卿官為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就而起之何
所不可異時復出臣等知衣冠之禍生靈之害有不可
勝言矣非徒衣冠生靈而其患必及於朝廷此又臣等

之所以區區而不能已也陛下比德天地務在包覆然人臣之過有大小於其可赦而赦則謂之恕若置巨蠹而不問謂之養惡虞舜至仁也若其驩苗鯀不竄不殛縱其惡於天下何以循堯道而為至仁是以行之而無疑伏望稽考慮舜誅四凶之用心據惠卿罪狀去邪勿疑別賜誅竄以安天下貼黃稱惠卿智謀險薄天資器頑又朋黨布列中外根芽盤固今來制命若不明指姦惡以告天下必須怙終飾非騰起怨訟熙甯中挾勢殖產詔獄窮治姦賊已露一旦僥倖使有過之弟併當其責士大夫至今不平推其所為不可不虞也又貼黃稱今降官分司於惠卿都無所損是徒撩之使其中心怨憾益深異日患禍益大反不若不謫之為愈也

元年六月二十

二日奏此第一
疏在十七日

兩浙轉運使許懋為祕閣校理知福

州

已酉復汝州龍興鎮桂州永甯場為縣 陝西路轉運

司言請熙河蘭會路糴買糧草與經略司同共計置從

之

辛亥呂惠卿責授建甯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

書公事從諫官王巖叟等四人所奏也內批付三省云

惠卿罪惡貫盈雖已施行而臺諫彈糾不已難居善地

可竄逐一遠小處以允公議始惠卿責授光祿卿分司

南京蘇州居住中書舍人范百祿草制有云朕承先帝

大烈懼弗克勝而法弊不可以不更張民勞不可以不

振德稽其所自汝為厲階右僕射呂公著以手簡諭百

祿云恐彰先帝之失宜刪去之百祿如公著所諭但以人言孔多為說及是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主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知詔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尙宜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其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

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藉縱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王巖叟朝論云十九言呂惠卿罪惡二十一日左正言朱公掞繼之六月二日右正言王明叟得惠卿在太原擅興兵討蕩西界事甚詳論列之十七日惠繼焉十八日有命奪惠卿資政殿學士落四官以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二十日四諫官會于興國之戒壇列章再論罪大謫輕公議未厭乞重行誅竄二十日只於諫章後批出云呂惠卿罪惡貫盈雖已施行而諫官彈糾不已不可令處善地宜貶竄一遠小處以塞公議十八日告詞范子功行十九日門下蘇子瞻行告二十三十一日送連前告降出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本州公事議者方以為快政日云王巖叟等言惠卿責命未厭詔特責建甯節度副

使本州安置

詔諸將下遇大教弓弩鎗刀標牌野戰格鬪

無給賞其排日教閱自依將法

壬子前戶部尚書李承之為樞密直學士知青州政目無此

詔府界三路保甲應色役除法該免教者遇冬教三

丁以上之家正身赴以餘丁代役第四等以上兩丁戶

非保正者役日權免無新交趾郡王李乾德言下邑有

勿陽勿惡二峒八縣與省壤接連前後被守土人叛去

委身歸明其勿陽於丙辰年蒙收入省勿惡於壬戌年

蒙收設通康隘雖此等彈丸之地尤切痛懷常不離夢

寐者誠以先祖臣平昔誅擒僭逆衝艱冒險畢命之所

致也今末造不能嗣承豈敢備數於藩垣偷生於頃刻

也甲子年廣西經略司嘗為申奏先朝以宿桑二峒六

縣賜臣主領按宿桑等見屬下邑非今茲陳請之地不

敢拜命伏遇陛下一新宇內謹具表以聞詔答曰迺者

邊臣言卿首領侵我疆陲先皇帝務在寬仁申頒詔諭

俾從辨正亦既驗明特割康隘之區用示君恩之賜德

音如在詔墨猶新固宜追體包荒恪遵分畫何期累奏

尚執前迷仍指新界之疆更為己物之舊無厭至此事

上奚觀諒卿意之豈然殆人言之致惑况茲州峒久為

王民一昨克復廣源之時以至給賜順州之日與彼田

土本無交侵卿其務盡至誠祇循先詔益謹撫封之守

勿從生事之謀勉副眷懷永綏寵祿仍令廣西經略使

苗時中移牒折難 太宗正司言右武衛大將軍康州

團練使叔益四次唐突已累放罪顯無畏憚詔叔益特

展三年磨勘

詔陝西路轉運使收糴斛斗充緣邊五

年之蓄

元年二月二十九日三年四月六日紹聖元年十二月三日

詔河北路監

司分詣諸州以義倉常平穀賑濟被水闕食人戶

部言應須索官物合日下應副及有旨更不覆奏者行

訖並乞奏審隨事降付三省樞密院照據從之

侍御史林旦言臣昨論列賈種民罪犯猥惡資性傾邪

刻薄乞罷駕部員外郎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使累有過

犯不經責罰之人少知懲戒久之朝廷方差種民權知

臨江軍知臨江軍在五月二十八日種民通判資序就使未遂有司

亦不當假以軍壘士論洶洶臣以朝命已行不欲再有

論奏今聞改知通利軍殊不曉所以聞呂公著以臣前

章曾語及增添御史臺案外情理八節誣陷蘇頌呂公

著以此引嫌屢曾營赦不欲正其罪惡以致優假軍磨

今來又移改近地臣之所言乃以公論為朝廷逐邪佞

清流品不知呂公著何為屢引私嫌欲廢公議遂使種

民夤緣僥倖再有陳請以便其私如此則無行小人但

能誣罔執政不患不得美官善地不知如此施行有何

義理伏乞聖慈特賜指揮檢會臣前奏早正種民於法

不然且令速赴臨江軍本任免士論別有譏議邪佞略

無懲誠不報初御史彈奏種民嘗持虛券冒奪人產業

又嘗寓夏伯孫家以乞假不如意鬪其兄弟諷令析居

元豐中任大理官為蔡確鷹犬專中傷善良詔黜為通

判已而呂公著面奏曰方種民為獄官臣亦與被誣陷

所以示天下乃寢前命及退就殿廬批旨門下侍郎韓維固執不肯書明日奏曰種民罪惡眾所共知奈何以呂公著故屈朝廷公議公著復有請乃有臨江之命於是又改通利軍實錄載種民責漢陽軍在五月二十八日按六月八日乃復漢陽軍不應旬日前己差知軍據呂公著家傳初差知臨江非漢陽也今從家傳林旦章別本亦稱漢陽今并改之家傳又稱初黜種民通判而實錄不載今附見傳又稱六月八日面奏尋自臨江改通利按實錄六月二十八日附此事於未降軍則二日以前不應便差知軍今附此而不出其日庶詔時并改二十八日復通利軍為是月而不出其日庶不相抵牾

御史中丞劉摯言準今年閏二月八日聖旨內一項提舉官累年積蓄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主管依舊常平法臣伏詳常平財用既歸提刑司又言依舊法則自是合依熙甯以前提刑司所行常平糴糶之法事理分明續準四月二十八日敕命因中書省檢

會遂將前項制旨內依舊常平法指執以為青苗散歛取息之法申明行下命令反覆天下失望尋聞臣僚累有論奏其事利害臣不復詳言今來復觀呂惠卿責降制詞有首建青苗之語夫以建議者為罪則是朝廷知青苗之不可為也苟知其不可為又坐首議之罪矣而獨安然行之此臣之所以未喻苟以為此法誠有利於天下則何故明於制詔坐以為蠹國害民之罪哉自青苗之議行而天下以聚歛疑聖旨者將二十年矣幸而有閏月八日指揮行之未久遽已移奪今又幸而有惠卿責詞此亦足以知聖主哀念疲民未嘗輒忘于懷故因事輒見之詔令既明布天下不可重歛伏望深究利害特降睿旨常平錢物並依閏月八日敕旨仍申明敕

內舊常平法為熙甯以前常平糴糶之法以幸天下以
伸號令貼黃稱青苗之法可行則難指以為建議之罪
知建議者可罪則青苗之法不當行二者不可並立也
然二者之中是非易見伏望速罷青苗之法以解天下
之疑慰萬民之望又貼黃稱臣固知國用亦或有賴於
此然往者常平舊法以時之豐荒物之貴賤為糴糶之
制若典領得其人出納給貸盡其法則非獨補凶歲平
物價而已至於公家之利未必減於青苗鞭朴之所得
也又貼黃稱雖云不抑勒召情願然民間以舊欠所逼
每歲須至再請勢不得遂其情願也新陳相壓此民之
所以困今若罷之則民間舊欠亦須寬作料限送納所
貴易於了足摯奏所稱四月二十八日敕命實錄並無
有據王巖叟四月未奏亦止稱四月二十

六日再立常平錢穀給歛出息之法蓋二十八日當作
二十六日字或誤耳實錄稱三省同建請摯稱中書檢
會其實一也摯遺藁此奏以六月二十六日上是日二
上今附本月日又一奏乃七月二十一日上
六日內出手詔付三省樞密院曰向者朝廷講求法度
務以寬厚愛民而搢紳之士往往不原朝廷本意速希
功賞有誤使令或議法失當或掎歛毋節或姦回附勢
或講事飾非或多結權貴或力舉邊事殘民蠹物久益
知弊致使羣言交攻不已苟無澄肅必紊紀綱止以其
罪顯者迺行竄逐自餘干涉之人夙夜怵惕不無憂虞
予當新政務存大體一切示以寬恩更不追劾咸使改
過自新各守職業可倣此意作詔書布告中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八十

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一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祐元年六月甲寅下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寬厚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旨培克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積其源流久乃知弊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敕正風俗修振紀綱茲出大公益不得已況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闕略細故不復究治以累太和夫疾之已甚孔子不爲御眾以寬有虞所尚爲國之道務全大體應今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布告中外

體朕意焉官舊錄云時先帝法度廢改殆盡前朝所用之

相繼不已新錄辨曰當時既有所竄逐慮在職者不安

故降手詔以示寬恩此朝廷仁厚之至也既云前朝所

用之時先帝至不己剛去三十五字下詔以六月二十八

日甲寅此據舊錄王觀奏議乃云六月八日手詔諭懲革政事之

當考呂大防政目六月二十八日手詔諭懲革政事之

意即此詔也其頒降則在七月十一日手詔諭懲革政事之

日蓋緣言者紛紜踰旬乃宣布耳

奏中書省敕內有言者勿復彈刻有司毋得施行之語

臣愚竊以謂此二句於體未便欲望去此二句則盡善

矣元祐密疏後所頒詔無言者勿復彈劾始鄧綰責滌

六字蓋從宗愈奏也七月十一日可考

州言者未已范純仁勸太皇太后勿行太皇太后因欲

下詔以慰反側既而中輟及呂公著救賈種民太皇太

后復欲下詔公著以為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

惡不盡將貽患他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

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盡使自棄耶此據

著家詔之未下也言事官交章論其不可御史中丞劉

摯言臣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人情傳聞二三臣

不敢言若果如此臣實未喻伏見陛下即位以來修先

朝政事增損法令進退官吏大要專以安民四方曉知

上指坦然明白矣於懷私負釁貴近不赦而忠信之言

雖小必錄此又人人皆能道之臣獨不知國家尙安所

疑欲家至而戶曉也若謂曰者黜責一二臣僚恐附麗

黨與不無反側故以詔書安之臣謂人情無甚相遠不

從上令而從其意動民以言不若示之以事自古而然

朝廷果將吹毛洗垢搜抉宿過則詔令隨行人亦不信

今但朝廷罰罪之意出於公議惟貴大體不問其餘則

雖無所言何患人不知之近者朝廷法令方具功罪明白吏民安堵自如正宜鎮靜無事何故自生疑貳猥欲以言語區區過自分說以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前世自漢唐以來因誅鉏叛逆或尅復僭偽危疑之始慮有動搖故亟下詔令慰撫未萌今升黜官吏何時無之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臣竊以為過矣抑臣聞之人才實難自非大姦大猾懷邪怙終此外安有終身棄置之理古人以功補過所謂使功不如使過良以此爾前以罪退後以功進是乃國家所以公天下者見之一二則中外將不待言而信矣臣謂安反側之計無以尚此何必空言哉伏望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

襍錄第二冊有日月云
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貼黃稱臣

得於傳聞未知虛實萬一有之所損不細須至先事奏論伏望寢罷以全大體又言臣近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得於傳聞未見本末然竊謂朝廷舉動不可不謹昨已具狀論列今者外議藉藉又異於前大意謂陛下即位以來增損法令進退官吏今日改意自悔故欲下詔委曲解說又深厭臺諫言事故欲指約多士轉相告語且謂自此臣僚雖有罪犯無復憂畏臺諫雖有聞見無復敢言詔令未下人已非議臣備位言路所聞如此不敢不論臣以謂刑賞予奪天下公器非苟順人情惟當而已日者朝廷加惠元元取官吏蠹國賊民之尤無狀者顯黜一二以勵其餘此甚大惠陛下以為當耶未當耶誠以為當則足矣何必家至戶曉自啟疑貳之意使

忠義自失姦罔幸免臣所未喻也臺諫臣僚類皆疎賤孤寒之人而使以譏切主上彈治貴近爲職其勢固以不勝若稍加沮抑且使有誅夷之憂則人人顧私自便誰敢盡言又況聽與不聽上繫朝廷去取大抵欲言十事退思反顧已去五六其言雖上又經裁擇則言而聽者率不過十一二然則朝廷聽言可謂審重論議雖多言者何罪且臺諫以言爲職今若明出詔令戒使勿言則是予之官而奪其職爲小人之所睥睨輕誚必不能自立相率引去然則言路塞絕誰復以利害之計上聞又臣所未喻也臣思慮累晝夜其事甚易見不知爲陛下建此計者誰乎臣願陛下深思臣言無忽速賜寢罷降詔以安士論若本無此議臣聞之誤妄罪當萬死貼

黃稱竊料詔意謂前日弊事已革舊罪已除故下詔令與吏民改行自新臣獨疑之若果然則爲害益大臣謂朝廷大約修明先帝法令去其犯法之人是乃文武成康相成之治今云與更新自今日始則臣不知以先朝之治爲何如哉以此示天下實傷國體多士之論已有及此者不可輕發又貼黃稱臣僚若有舊罪宿惡天下所不容者今日言者雖且依詔旨不敢彈治一旦將此等人別有進擢而言路又將不論則無乃負朝廷而失官守哉故雖有誅戮必須爭之是今日之詔不足以禁其必言也又貼黃稱陛下欲撫安小人使不自疑惟在今後掩覆小過不賜行遣足矣恐不可明示以一切不問之意使肆意無所忌憚非所以神明其權尊嚴綱紀

者也仍望檢臣前奏一處詳覽又貼黃稱治平中濮廟之議執政不能勝公論以至出榜朝堂委曲開諭而人心終不以為是以此知理勝則不必示人以言惟在正己謹行事而已又貼黃稱陛下修正法度進黜善惡出於至公天下幸已慰服今無故自生疑貳自信不篤區區以言語收拾人情傷國大體又言臣近兩具狀奏乞寢罷降詔指揮未知聖意賜與不賜省察士大夫臆度風旨轉相傳誦不無非議臣謂降詔本欲安人情而詔令未下事已宣露反使人情疑惑則利害固已可見甚非陛下鎮靜中外之意臣備員言路此而不論臣則有罪是以不避煩瑣願畢其說臣謹按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人國人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

臣竊意之也故朝廷之人不為則已苟有所為雖祕謀密計人且意而知之況陛下已修政事已清人物遂欲闊略細故含垢匿瑕示天下以寬大誠大惠也但此意一定何患人知不知若更施於行事一二則中外喻意坦然洞達矣何必空言喋喋過自分辦急於取信無乃害國家大體乎詔書大意不過以謂罪惡者已治欲使其餘改行自新恭惟先皇帝養育人材布滿內外其中邪慝不能無之今已行懲勸則是乃所以成就先帝之美若必形於詔書示蕩滌之惠使之自新則似分別前日政事虧損治道無大於此然則人情安與不安乃在陛下立意行事其意如何耳不在降詔詔下之後事體窒礙其害乃至於此臣願陛下深賜省照特罷降詔以

全大體臣不勝拳拳貼黃稱仍乞檢會臣前兩狀一處
詳覽又貼黃降詔自疑殊非國體又聞詔意更復戒約
言者謂舊惡宿姦自今皆不得彈治尤恐非便蓋臺諫
官本為人主耳目以督察姦邪今置言事官而禁其言
事自有耳目而自蔽之不使有所見聞也小人欺天罔
上不忠不義其罪既均而乃限以今日以後一切不問
則今日以前已被罪者何獨不幸也小人身有罪戾常
使懼於暴發則庶幾有所忌憚若明告之曰汝前此雖
有罪今不以大小不問矣不使言者及汝矣臣恐朝廷
綱紀不肅下有肆慢之心又貼黃稱臺諫所言在陛下
聽與不聽爾若言不中理或挾邪懷貳朋姦立黨竄逐
罷免無不可者不當無故禁戒令不得彈治罪惡使小

人睥睨自肆也又貼黃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
陛下欲以曠然大度包掩瑕疵但因事行之不可預以
告人示天下以自疑之意也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近
者風聞朝廷欲降詔書戒約言事官不宜疾惡太甚動
搖人心初聞之以謂此妄意朝廷之言耳殊不以為信
既而傳者益眾不能不為疑竊惟陛下臨政之初虛已
聽納招徠讜言四方之人孰不欣戴此實宗廟社稷之
福也今方踰歲若遂厭言有詔戒止凡傾耳以聽企足
以望者得不解體耶此必有造謀以誤陛下者臣度其
意不過兩端而已一則務為姑息以掠譽於小人一則
持此自獻謂能不誦於先帝夫有國之要道在於使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已君子道長則德澤日被於天下

而爲朝廷之福小人道消則疾苦不加於百姓而得四方之心豈有爲民除去疾苦而反致人心之不安也若此則虞舜不當放四凶孔子不當誅少正卯矣聖人於戕賊不仁之人殺之而不疑今朝廷寬大見其罪惡不過慰塞人望量褫其官職降其差遣而已何損於其身何愧於天下而便致人心之不安也此等小人本無愛君利民之心人疾之久矣又何足矜恤而更姑息甚倒置也且先帝聰明睿智憂勤庶政不愛高爵重祿而與士大夫共之乃望其竭忠盡誠以報稱其恩寵也彼乃結黨相因公肆欺侮醜穢慘虐無所不至使上之人雖有良法美意而澤不下流陰受小民之怨望其負國罔上之罪何可勝誅也向日執政之臣言事之官目擊耳

聞不肯以告故使朝廷未正其罪今罪惡悉已暴露然朝廷終不忍深誅而顯戮之雖有貶降亦只是奉行先帝聖意譴斥不忠不良之人且示天下以前日失當之事自各有建言之人奉行之吏非出於先帝之本意也如此豈得爲誨先帝乎大凡言事之官招讎觸怨豈所欲爲朝廷過獎借之猶有畏懼觀望而不肯盡言者況又有所沮抑之則彼安肯奮不顧身以輸忠於陛下乎臣竊恐由此遂使亮直之人反爲羣小指笑玩侮必懷畏避而不得安其位矣若其言事彈擊不實喜怒任情朝廷摘示羣衆罷之可也竄之可也但不當泛下一詔均沮遏之耳今日朝廷正恐姦邪乘間作過惟藉耳目之官防察糾正若自爲壅塞以啟小人之倖則此後執

政大臣欲進擬前日不忠不良罪惡顯著之士置在要
近誤朝廷委任遂有以藉口而鉗閉臺諫官之言矣此
甚非計之得也臣不敢恥過作非而重於去位止是愛
惜國體恐天下之人誤認朝廷之意而起疑惑觀望之
心耳利害所繫不小願陛下謹之重之貼黃稱陛下卽
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其間嘗以迎合扇搖犯分要譽
為戒當時中外欲言之人尚畏憚而結舌賴六月再申
詔諭於是人始敢言以求言之詔少形戒約人猶不敢
言況今下戒言之詔明使不得論列則又豈復有敢言
者耶若姦邪進用略有指陳必為犯令若默而不言豈
忠臣志士所以事君報國之義乎則此詔一出於國所
繫可謂甚重陛下不可以不慮也

且疏不得其時附劉摯後

監察

御史上官均言臣竊聞陛下詔書慰安中外大臣以前
日宿姦舊惡一切置而不問臺諫仍不得彈治臣始聞
之疑惑不信數日以來搢紳人士傳者愈眾以為信然
臣以不肖備位風憲聞而不陳則為隱情疑而不論則
為曠職仰負陛下任使之意臣竊惟詔旨必以謂前日
黜去一二大吏姦諛刻深掎斂罔上之臣恐黨與反側
無自全之意故為此詔以慰安之臣以謂賞罰者人主
之大柄所以示天下之公議使為善者勸為惡者戒要
在處以至當斷以必行而已若懲一二姦臣而以同類
恐懼為疑又為善辭以慰勞之則是行姑息之政非所
以信賞罰而示天下之公議也不知陛下以前日斥去
一二姦諛險詖之臣為是耶為非耶以為非耶則命出

之日天下之士莫不心悅而誠服皆以為陛下聰明睿
智洞照枉直不當疑其非也以為是耶去邪勿疑不當
惑而中止為姑息之政也夫諫官御史以言為職至於
政事之得失人臣之邪正凡繫天下之利病理亂者皆
得上聞所以廣朝廷之耳目而通天下之情也自古求
治之君導之使言戒其鉗默者有矣未聞預詔曰某事
不當言如天下之事必待詔許而後得言則御史為徒
設天下之事朝廷有所不得聞矣陛下臨御之初詔四
方士民下及芻蕘之賤皆得上議朝政下言利病是時
天下之人莫不歡欣鼓舞罄竭所聞以裨日月之明而
又歌頌詠歎以為陛下有寬明從諫之實今日之詔乃
戒言職不得有所彈治儻或有之實恐上累陛下納諫

之美異乎前日開闢言路之意也方今法度未為備具
生民未為富實內有未舉之政事外有未賓之蠻夷實
朝廷廟堂孜孜夙夜講求利害博採眾言之時若使諫
官御史上觀朝廷之旨次窺大臣之意中心宛結所懷
者不得論列天下之事不得上達恐非朝廷之福也若
陛下之意以為宿愆舊惡務為覆蓋許以洗心自新則
言者有發摘細故不足深治者陛下置其言而勿用可
也誠恐不當預戒以不得彈治仰累陛下從諫納善之
美臣愚區區欲乞追寢詔書以副前日開闢言路之意
伏願陛下畱神詳察天下幸甚

據元祐章奏錄上官均乃以七月五日上此今

附見劉摯後不復移出皆做此

左司諫王巖叟言臣累日來風聞

陛下欲降詔書以安人心反側事臣不知果有果無然

臣既有所聞不可不先事而言以備采擇未審此事出於聖慮耶出於左右者之謀耶出於聖慮則臣以謂陛下私憂過計耳出於左右者之謀則臣以謂誤陛下矣自古以來朝廷黜邪退姦亦是常事何須過當以為憂疑反動姦人之心將謂陛下畏之必潛增凶慝陰造福機傾搖善良窺伺新政矣可不戒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上合天心下從民欲斥遠姦邪登崇忠直納天下善言而不厭革天下弊事而不疑故能使四夷靖安百姓歌詠以復見祖宗太平之盛陛下惟當日篤此心隆此道以永社稷無疆之休不宜少移初意也夫姦心抑之且不可止況於進之直言求之且不可得況於沮之長君子而消小人在陛下一言長小人而消君子亦在陛下

下一言此國家否泰之關而天下治亂之幾也陛下不可不深思不可不豫防臣恐詔書一出則言之後時故冒犯而先論願陛下納臣愚忠收詔勿下使羣邪自靜以養朝廷之威使眾正自安以重國家之勢天下幸甚貼黃稱臣竊思降詔之後老姦宿邪則安矣而忠臣義士必不自安陛下方求天下大治以追祖宗之盛而使忠臣義士不得盡其心非陛下之福也願因臣之言反復思之重此詔書之發幸甚舜去四凶當時四凶之黨不應無人尙在中外未聞下詔安四凶之黨也臣自風聞下詔寢食不復自安必料陛下畏見多言故有此指揮不知令臣今後如何居職有言則犯令不言則負恩進退之間未知所處幸陛下察之無誤此舉言事官當

忠於主上公於天下是爲稱職忠則不肯立朋黨故言無所隱公則不敢任喜怒故言無所欺或朋邪罔上或意在報私或厚誣其人或以訐爲直或陰懷顧忌則陛下當深察其情罷之則可也竄黜之則可也以爲約束一切閉其言則不可也如果有詔書卽望陛下采納臣言只作聖意取入禁中以安言路之心巖叟又言臣前日以風聞欲降詔書安搢紳之心輒犯天威論奏不便乞收詔勿下深慮言之未切聖心未加采納竊緣此事出於陛下舉動所繫國體至重臣不敢苟且自安便爲俛默負陛下平日待遇之意伏覩陛下卽位以來惟以求言爲盛德納諫爲聖功天下風聞莫不鼓舞雖前代英主有所未及正宜日進此道不倦以終之以副天下

之望今方踰年而遽下此詔雖名爲安慰罪人其實乃約束言者竊恐四方流聞疑朝廷厭言而拒諫有損陛下盛美臣謂此詔之出上無益於聖德中無益於治體下無益於忠言惟是挫端良之心增姦邪之意耳不獨如此而又將有人睥睨朝廷以爲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爲可以動搖自古欲治之主惟患言之不多天下之善惡有所不聞以塞其聰明未聞禁言者使之不言也言者言之陛下擇可行者而行之仰不累陛下之明俯不失言者之職則言雖多而何傷臣初爲諫官對於簾下親聞德音丁甯諭臣等曰天下之事無大小一一言來當一一主張臣感激至恩恨不傾瀝肝膽以爲補報今日詔書臣所未喻陛下求言如此之切不應厭言如

此之早也近古好諫莫如唐太宗敢諫莫如魏鄭公太宗一日問曰今日所行與往者何異鄭公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以聽受而終有難色太宗曰如何事如此鄭公遂一一陳之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臣讀之至此每歎美太宗之服義景仰鄭公之盡忠願陛下慕太宗貞觀之初心導人使諫羣臣亦當有希魏公事君之大節以報陛下者以詔書未宣布間惟陛下斷自清衷早賜追還天下幸甚臣不勝激切之至貼黃稱臣竊謂進此說者非純誠愛君之人也或出於全身之

謀或出於爲子孫之計或出於養譽邪正之間欲收人情而兩得或出於懷姦計以事陛下浸開間隙傾陷忠良援引邪佞復爲前日之過深可懼也惟陛下精慮而深思之臣恐詔書旣下正士知陛下有厭言之心不敢違安稍自引去後來者不過得循默之人以爲稱職其次得苟且偷惰之人廢壞紀綱又其次得阿諛柔順之人靡敝政事皆所以與姦爲黨壅蔽下情欺罔之罪復結矣陛下深拱簾幃之中久而安之浸不復得聞天下之事此非陛下今日求治之本意也眾人之說皆謂詔書欲以安反側臣竊疑之所謂反側者乃前世伐叛討逆之後餘黨畏懼誅戮有懷生偷安之心當時恐其爲變故以詔書安慰之乃禍亂之時姑息之事也今朝廷

清明王道平直自以至公之理行典刑此曹何爲而有反側之心陛下何憂而下安慰之詔甚無謂也下詔之後忠良之在近者日益疎則在遠者疑畏而不敢進姦佞之在近者日益親則在遠者踴躍而以類至此人情之所易見而事理之所必然者也巖叟又言臣自風聞朝廷欲降詔書安慰搢紳之心雖兩上章論奏不便以聞之未審故言之未詳臣今頗得大槩信如所聞甚可怪也事有大不可者三陛下豈容易而發竊知其間敘列先朝搢紳之惡無所不有雖云臣下所爲然於先帝之明如何也陛下下詔之善意本在掩蓋前事不知反所以彰先帝之失此大不可一也陛下卽位以來未嘗以喜怒愛憎妄責一人凡有所行必本天下公議大姦

大惡不得已而黜者又曲從寬恕百分罪惡不過行一二分而已有何太甚之事今聞詔引疾之已甚之語如是則是陛下臨御以來所行之事皆爲過當反成自誣以傷國家之體此大不可二也姦人誑惑陛下張大其事言人心反側故致陛下有下詔之意陛下不可不自察今天下生靈之心安與不安何如往前今天下生靈之心所以安只因陛下明辨邪正黜去欺君罔上人數輩耳若復見陛下姑息此曹未測將來之好惡則天下之心將疑而搖矣陛下意雖欲以安罪惡不知反所以動天下之心此大不可三也陛下下詔未見一利而有

大不可者三何可爲哉臣非故敢逆陛下之情也蓋欲以惜朝廷之舉動全吾君之盛美耳夫爲國之道惟渾

然深厚湛然無迹泯迹言語之間使天下君子小人皆不可得而窺不可得而議乃爲清甯之本也何爲自生疑心無故下詔使天下可得而窺可得而議哉臣恐益爲紛紛不能成清甯之治誤陛下初心耳願陛下拂除姦人先入之言省察愚臣繼進之說或蒙聖心曠然一賜開納臣今夕卽死無所恨矣惟陛下察其愚幸甚貼黃稱茲事非臣一人之意臣博訪有識之士皆以爲今已安靜不消降詔反動眾心臣復恐下詔之後呂惠卿張誠一之徒必生怨憾以爲朝廷行法不平只爭詔前詔後有幸有不幸臣以謂若不下詔則都不見此迹也

右正言王覲言臣伏聞外議謂朝廷以近者放黜一
二大姦十數巨蠹恐人情不安特降詔書以安之又將

戒言事者凡臣僚舊事不得復言臣固未詳其虛實誠出於此臣恐四方有識之士輕議朝廷也夫人君之聖德如虞舜則無以過矣然舜之馭羣臣乃在於黜陟幽明四罪而天下咸服當是時並不聞人情不安而亦不聞有詔書以安其黨類也人臣之賢德如孔子則亦無以過矣然孔子之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時亦不聞人情不安而有命令以悅其朋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天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黜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懼則是黜陟之效也豈以其爲惡者懼而朝廷亦爲之懼哉惟至於誅亂臣伐叛國而以其脇從者多汚俗懼罪則必至於下惟新之詔施曠蕩之恩而一洗之也苟不

至於此則何疑而降詔乎伏自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言路黜陟幽明公議莫不以爲宜人情莫不以爲悅所逐一二十大姦十數巨蠹其門人故吏皆與其人比肩事主者誰肯甘心以黨與自名不過中心愧懼而不敢襲故態以爲惡而已是乃朝廷黜幽之效見於此矣遽然下詔臣竊駭之若臣僚舊惡使言事者皆不得言尤非臣之所喻也且惡有顯晦罪有輕重若陛下聖意必欲慰安邪黨之心則凡人之曖昧之惡誣誤之罪言事者及之則寢而不報可也惡之甚晦者由眾言而旣明罪之甚大者因進用而已著置於君側則欺君委以事權則敗事彼言事者方且遵奉詔旨默而不言則果爲朝廷之福乎居言責而不言尙可以安其職乎臣伏望陛下

斷自聖心如大臣之論果有以詔書爲請者使熟議焉其可止也或詔書已成願陛下畱中而勿出乃天下之

幸也

觀奏別集自注云七月一觀又言臣伏聞近者朝

廷以放黜一二十大姦十數巨蠹恐人情不安又將戒言

事官凡百僚舊惡不得復言臣固未詳其虛實誠出於

此臣恐四方有識之士輕議朝廷也其狀已投進訖臣

今又聞詔書有言者勿得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戒竊

以爲過矣夫爲陛下之耳目者言事官也爲陛下之股

肱者有司也小人情僞萬狀宿惡舊姦初多隱伏幸而

發露著見而言事官論之有司行之然後小人不得大

肆而朝廷清甯陛下可以無爲而治矣蓋小人之宿惡

舊姦發露著見而言事官鉗口而不得言有司束手而

不得治則小人肆行而無所憚矣使小人肆行而無所憚則欺君壞法蠹民害物者蜂起鱗集而爭奮矣朝廷尙安得清甯陛下尙安得無爲而治哉或言事官忠憤而違詔以舉職有司疾惡而違詔以行法則陛下之詔書乃成虛設言事官有司之違詔者亦不爲無罪又須按治則紀綱紊亂賢不肖混淆而意外之憂知者有所不能謀賢者有所不能救矣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而迭爲盛衰者也故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爲否夫否泰者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也今朝廷優恤小人而使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是乃消君子而長小人歲月之間邪黨漸勝則天下不幾於否乎昔帝舜雖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孔子雖

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亦未嘗聞鉗言者之口而使不得言小人之姦廢有司之職而使不得治小人之惡也今陛下必欲下寬大之詔以安羣小之情則惟用闊略細故以諭之可矣何至壞朝廷之紀綱使小人舊惡宿姦之發露著見者其事狀雖涉至於罔上亦一切不問而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以爲小人之資也伏望聖慈審納之熟講之重於出令無爲異日之患天下幸甚貼黃臣待罪諫官專以議論政事爲職朝廷進賢退不肖須以素履及已試之事驗之方可信據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雖譽之猶當以其已試之事況彈劾哉然則今日已往奉詔之後若論及臣僚之素履及其已試之事則不犯

詔禁者少矣奉詔愈謹則諫官御史愈成虛設故臣以
詔書中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語尤不可以
宣示中外也又借如臣僚或在侍從或處權要今日以
前嘗有罔上之罪今日以後方乃發露論罪則可戮論
詔則不可言居言責者守詔而不言則坐視侍從權要
之地有罔上之人將為天下之大患違詔而進說則不
惟廢朝廷之詔令而又將得違詔之罪進退猶豫而不
能決則遂至於天下雷同而姦凶得志矣陛下如何處
之言事官每有論列動觸權貴之怒豈若不言之安但
不敢輒為身謀以誤陛下而已臣深恐詔令輕出之後
不可追改竊聞詔令今尚未下惟聖慈詳酌章觀自注此
五日今并附此七月十一日竟下詔王巖叟朝論奏
云臣風聞朝廷欲降詔書以安反側說者二三皆為兩

宮厭言者之煩欲以拒言者陛下即位以來惟以排去
凶邪登用忠良革天下弊事致得百姓謳歌以爲再逢
祖宗太平之盛臣於此時備位言職竊自喜遇陛下
所以不避怨仇不恤形迹誓以身許陛下陛下何可
道而改何須分他外降詔卻動姦邪之心使姦者每
度將謂陛下不與他外降詔卻動姦邪之心使姦者每
望朝廷深為不便蓋姦邪之退盡則朝廷清甯若雷
既不自安必皆解體非國家之福陛下前日風聞朝廷
希祖宗之時萬反側事犯天威論奏不便乞陛下
欲降詔書以安反側事犯天威論奏不便乞陛下
愚忠書收詔不以下未知聖意仍令自聽新猶爲庶
若詔書止是開諭宿惡仍令自聽新猶爲庶幾然已
家自處以至公自示以不疑漠然無心之詞沮抑言
者懷姦挾邪承望風旨而因寓意于詞沮抑言路四
傳布不知損甚大臣所力言乞止此詔也若爲言之
聖德之所損甚大臣所力言乞止此詔也若爲言之
議行之合公議則何安反側之有爲國也若爲言之
守惟直是行惟重是持爲國家之道惟渾然深厚不
畛域不露淺深近所共棄者皆大姦大惡不事而黜
之論其罪惡則百中安故風令陛下分安有甚事而
証或陛下言人心不安故風令陛下分安有甚事而
乃是姦人之計陛下安可遂信故嘗以事觀之自陛下
卽位以來四海內外億萬生靈各皆安心假令有不忠

不孝小人失勢自危乃是國家本分承議郎傅傳正為合教如此乃至安之道至盛之德也

兩浙路轉運判官用三月癸未詔也三月二日詔皇太

妃兄故任左班殿直任隆贈宮苑副使十六日監察御史上

官均言臣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

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先王所以明謹用刑而司刑決獄

之官所審於聽斷也臣竊見刑部侍郎崔台符寶文閣

待制知廬州楊汲大理卿王孝先自元豐以來相繼為

大理卿每有內降公事不能悉心持平推考情實專務

刻深高下其意雖知所告不實事或微末不度是非一

切徇報者之語委成獄吏不復親聽而報者所聞往往

得於讎怨之人巧譖誣陷無所不至一入犴獄如落檻

穿鍛鍊羅織必致以罪三木所加何求不得又於元報

事狀外曲行推究至有罪薄罰輕又妄為論奏乞行編

配陷害善良不可勝計至於覘夫察隸徧滿京邑報逮

紛紜填滿牢狴都人惴慄不敢偶語兢兢朝夕莫能自

保皆台符輩觀望傅會相為表裏以至如此聖朝明燭

萬里而台符輩治獄都城密近輦轂輒敢肆為誕謾殘

虐無罪中外側目共懷憤疾日者朝廷灼見冤濫立司

辨理而台符輩或尚居侍從典領藩郡列卿棘寺晏然

自若曾不愧憚夫邪虐不斥無以戒暴吏侍從不清無

以正紀綱刑官非其人無以安善良願陛下因臣之言

察中外之議特行黜罷以允公論仍乞精選儒臣通明

端厚之士典領刑獄庶幾刑不失中獄無濫及以副陛

下寬仁好生之意又言嘗具奏論列刑部侍郎崔台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一

寶文閣待制知廬州楊汲大理卿王孝先等元豐以後相繼爲大理卿承勘內探公事不能悉心持平推考情實專爲觀望傳會欺罔聖明陷害善良不可勝計乞特行黜罷至今已及月餘未蒙施行臣以爲有德者進則朝廷尊去邪勿疑則小人懼台符等姦愴深刻迹狀明白天下之人孰不聞知今尚爲侍從列居九卿是疑於去邪非所以進有德也竊以陛下以昨來探報公事率多冤濫故臨御之初卽罷探卒尋又置司理訴辨明幽枉黜降中官石得一使居閒地下至探卒郭鯨等二人繼行斥逐中外之人莫不欣快皆以爲陛下聰明睿斷與眾棄惡以勵姦黨竊緣探報公事雖造端於石得一然鍛鍊傳會答掠窮治陷於深文以成就石得一之志

者實由台符等若台符等平心推治別白枉植有罪者繩之見誣者釋之則石得一將內懷媿懼不敢復縱探卒妄告細故陷罔無罪足以全先朝廣覽之至明好生之大德夫廷尉天下之平端意操法雖人主之喜怒所不敢聽又況觀望中人風旨以爲高下出入耶推原台符等之罪雖非造端然同惡相濟終始相成爲朝廷斂怨於下不當置而不治也不獨置而不治又使之偃然居侍從九卿之列搢紳惡薄恥與爲伍中外之人實所未喻皆以爲陛下至公至明好賢嫉惡洞達旁照獨台符等未行斥罷必有左右之臣爲之游說以掩覆其惡以面謾陛下者願陛下參稽中外之論兼聽而熟察之則台符等不得爲釋然無罪也昔唐太宗詔百官議張

亮罪皆以爲當誅獨李道裕以爲不可太宗嘉其直擢爲刑部侍郎又嘗缺大理少卿太宗以爲大理人命所繫以戴胄清直遂以任之夫刑部大理鞠獄議刑所繫甚重死生輕重皆出其意宜得端良明恕之士以稱其任台符等刻薄諛險迹狀明白久居省寺竊恐舞文巧詆任意出入將使無辜之人陷於刑獄上負陛下寬仁之德爲害非小伏乞斷自宸衷早行黜罷以允眾論監察御史孫升言近會劾刑部侍郎崔台符大理卿王孝先在先帝服藥日於案外增添兩和情願之文全出宰相王珪親姪仲京在官非監臨贓罪台符孝先本以庸材叨國厚祿被遇先朝恩顧不小一旦先帝不豫忍乘此時幸以爲私結權臣之恩曾無犬彘向主之心何以

參綴從班玷污清列伏望聖慈詳酌事理重行竄黜爲士大夫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之戒至今多日未蒙指揮施行臣愚竊恐朝廷以刑部大理未有習刑法之人可以當其任者臣實疑之夫明先王之意爲天下之平歸於忠厚斷以禮義者乃司刑之長然則非經術之臣不足以當其任也苟欲專習刑名引法傅條則有斷議屬官且非司長之事若刑部大理之長必待習刑名之人爲之則一法吏之事爾先王忠厚之意天下至公之理彼何足以知之祖宗以來刑部大理審刑糾察之長多任侍從儒臣故舞文巧詆之風息而忠厚之俗成也昔張釋之于定國豈世習司空城旦之書乎舜命九官而皋陶若稽古作士故能明五刑以弼五教而刑期於無

可為且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台符
孝先鍛鍊附會為臣不忠知輕重其心舞文為姦而已
何嘗以近厚為意哉伏望聖慈詳察檢會臣前後奏陳
早賜指揮罷黜選任公明經術之人庶仁聖之治可至
乎無刑天下幸甚詔寶文閣待制知廬州楊汲落待制
知黃州刑部侍郎崔台符知相州大理寺卿王孝先知
濮州仍各降一官制詞云豈有數年之間坐致萬人之
獄中書舍人蘇軾所草也台符六月十四日已除潞州
於是改相州與汲孝先並降左司
一官台符汲傳皆可見實錄載此極不詳政目
云汲台符孝先並坐元豐中斷王仲京曲法
諫王巖叟言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竄殛詔定
責授朝請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滁州居住
五月十日定

初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揚州居住蘇軾范百祿論定
責輕及今再責巖叟朝論云云已附注五月十八日

御史孫升言六曹奏鈔自來左右僕射丞例皆簽書

按左右僕射各兼別省事及奏鈔送門下省左僕射合

親書審奏顯見重複詔六曹奏鈔左右丞簽書僕射押

檢本省代書送門下省承議郎都大提舉成都府永

興軍等路權茶買馬監牧公事陸師閔降授奉議郎主

管東嶽廟先是御史中丞劉摯言臣嘗於去年論列川

茶利害乞遣使考察措置近蒙朝旨已差戶部郎中黃

廉前去竊以川茶之害臣於前奏略已詳悉又聞言者

繼多今不復再有陳說然事之首尾干涉者數路從來

提舉權茶馬所行職事他司皆不得與聞至於索取茶

事公案文字亦不許州縣供報以此提舉司官吏事權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一

震灼恣為不法倚茶為名興販百貨培克苛細奪民衣
食其於患害根株深牢若非周咨博訪難見底裏今雖
遣使者而提舉官陸師閔尚在本任深恐上下吏民畏
其權燄不敢盡以疾苦告於使者有所蔽隱卻致所聞
滅裂兼慮師閔護匿其事議論懷私不肯協心公共措
置無以副聖明惠綏遠方之意臣欲乞指揮先罷陸師
閔職任所貴人情稍安可以究詢利害貼黃稱京東吳
居厚等福建王子京皆先罷任乃行體量今來陸師閔
合依此例若使者按察得本司別無違法害民之事則
師閔可卻還本任及是師閔乃黜舊錄云劉摯毀先帝
路與為姦者眾也新錄辨曰師閔以臺章罷任降官乃
以摯為毀先帝茶法非也刪去六字按摯論師閔蓋久
之乃行今取摯所上章具載之舊錄所書並削去摯前
奏具二月十四日此奏以閏二月二十二日上今并入

此 朝奉大夫戶部郎中黃廉直祕閣都大提舉權茶

買馬監牧公事始言者論權茶六害請通商復券馬如

舊制蜀人疾茶官之專在位者亦多主罷權茶朝廷遣廉

按實廉奏權茶如前使者所為誠害若悉以予民則邊

計不集蜀貨不通而園戶將有受其弊者請熙河秦鳳

涇原如故勿改以制蕃市而許東路通商南茶無侵陝

西以利蜀貨定博馬以萬八千匹為額所奏皆可即有

是命使推其法行之此據廉本傳除茶馬不得其月

四日到任當是代陸師閔也今附師閔罷後四月二十

五日蘇轍上言可考二月十四日廉出使四月二十五

除戶部郎中治左曹二月黃庭堅作廉行狀云元祐初

量邛州蒲江鹽井利害先奏罷陸師閔所行公私甚病

者乃具為奏曰臣被使旨所至訪求利害至熟權茶之

實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八十一

三

官通新熙之又茶捕四之私中困路今資貨輕其一甯民所立
賣塞路河阜權之茶苛路地之法而與若生未錢次從以使言法
未常不秦通取地擾者全便以官之捐之能重商私前園茶最
常相禁鳳川京隨差為占商為以爲十路通商賈便博戶事虐
今權舊徑陝西事雇食陝度邊善受一若流旅其無馬自害故
除則路原之利金州其宜和若產發公理雅地茶與商賈之利
宿公無為禁以州日有賤茶至陝西日於府是朝所盡以繼亦
弊私以制茶舊邊而南望一預除權買者為地許同瞻熙秦補蜀
又禁以蕃市路以不病之疑路折納侵刻取息太則重川賣
南共利不通永興郵延環慶均矣天下州則賣陝茶
茶無二日新與郵延環慶均矣天下州則賣陝茶
入陝西使給川茶不配失

中價則民不知權茶之害三日茶色不等蓋漢茶色嫩
蕃茶色老雅州之名山自蘭州入水波洋州之西鄉茶
之大竹自階州入歐家自河州入水波洋州之西鄉茶
自河州入水波洋州之西鄉茶
則可遵漢蕃所宜四日價直騰踴則害馬價今以茶價
馬直以斤對寸高下適等矣因直增損則不可為汚吏廢
之費市博易奪市易之權矣因直增損則不可為汚吏廢
今邊市博易奪市易之權矣因直增損則不可為汚吏廢
通邊市博易奪市易之權矣因直增損則不可為汚吏廢
立雇直遂以資鋪兵則可以均力使之任折支若酌高
下損其餘以資鋪兵則可以均力使之任折支若酌高
額以萬斤為八匹又滿江鹽事云均力使之任折支若酌高
絕污淋減斤為八匹又滿江鹽事云均力使之任折支若酌高
減價為定法專用食州禁外來官鹽及小井鹽其用權
淋等鹽入百六十二斤乞於正額除之仍寬鹽戶舊欠
十分除一分即數十年之權知開封府謝景溫言
病於是悉除所奏即皆施行
京師新舊城內惟有二廂遇夜公事解送遙遠請於新
城內分左右置二廂通為四廂添舉文臣二員量增人
吏從之 河東路經略司言請以葭蘆吳堡寨軍馬畱

守禦外那人過河於定胡寨就食及減放歸嵐州從之
司馬光言臣先會上言乞直降敕命應天下免役錢
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甯元年以前舊法人數
委令佐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請臣竊聞降敕
之初百姓莫不喜悅一兩月間州縣定差已了別無辭
訟人情安帖無何續有雇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揮人始
疑惑既而屢有更張號令不一又轉運使各以己見欲
合本路共為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是致州縣惶惑
不知所從或已差役人卻放或已放雇人卻收或依舊
用役錢雇人或不用招人充役朝夕不定上下紛紜往
往與二月六日敕意相違竊緣臣元初起請及朝廷所
降敕明言委逐縣官看詳依今來指揮若有妨礙致施

行未得仰具利害擘畫申州州申轉運司奏聞委執政
官再加看詳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敕施行務
要曲盡其宜豈是當日所言一字不可移易但患轉運
司州縣不肯奏陳耳臣今欲申明元初起請內聲說不
明不盡事件謹具畫一如後一臣起請雖云依熙甯元
年舊法人數定差若舊法有於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
礙合申乞改更人數或太多或太少惟本州縣知得的
確合消數目合酌中立額申乞依數定差朝廷難為遙
度一臣起請雖云若所差人不願充役任便選雇有行
止人自代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之人邀勒被差
人廣求雇直官司亦當裁抑不得過自來官中雇錢之
數其州縣官員即不得指占所雇之人令被差之人雇

覓一臣起請雖云見雇役人候差到役人各令逐便若所雇之人自有田產情願充役者亦自可依舊存畱又曹司一役新差之人多不諳熟書算行遣及案下之字未曾交割合畱所雇之人給與雇錢令與新差之人同其行遣限半年內交割了畢方放逐便一臣起請雖云今日衙前陪補少於向日不至破家若猶以爲戶方難任卽乞於官戶僧道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臣意以爲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二者相須此外有餘者始合出助役錢非謂止收一百石卽合助役也若嫌太少及所收掠課利難如實數卽乞應係第三

等以上令出助役錢第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坊場河渡等錢自可支酬衙前重難分數得足則官戶等更不消出助役錢一臣起請從來諸州招募人投充長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鄉戶衙前此自是舊法今來別無更改惟是舊日將坊場河渡折酬長名衙前重難令自出賣今來官中出賣坊場河渡收錢依分數折酬長名衙前重難只此與舊法有異若鄉戶差補已足續有投名卽先從貧下放鄉戶歸農鄉戶願投充長名亦聽一臣起請委逐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州本州類聚擇其可取者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擘畫奏聞朝廷伏緣知逐處民間利害子細轉運司不如州州不如縣竊慮逐縣逐州有擘畫得事

理切當而本州及轉運司抑遏刪去不以上聞致敕下之日依舊妨礙施行未得欲乞更降指揮下州縣如有似此擘畫切當被在上刪去者許逐縣直申轉運司本州直申奏所貴下情無壅曲盡事宜仍乞降指揮下詳定役法所只得以諸路州縣申到利害許其可否立為定法其不當職之人為高奇之論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將一路一州一縣利害作海行條貫一詳定役法所奏請行下指揮若有妨礙難行之事乞如臣起請委逐路州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上隨宜修改右臣所言若有可取乞徧頒下諸州縣除此外並依二月六日所降敕命施行從之舊錄云司馬光請行差役法天

定刪去二十四字蘇軾八月二十一日奏稱官戶等役錢詳定所稱七月三日朝旨未得施行今七月三日不見此恐即光所奏至 詔招揀禁軍年二十五已下短一七月三日乃行出耳 指許刺填從樞密院請也 看詳編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所狀準朝旨同其看詳修立國子監太學條制及續準指揮國子律學武學條貫令一就修立外檢準官制格國子監掌國子太學武學律學算學五學之政令今取到國子監合千人狀稱本監自官制奉行後來檢坐上件格子申乞修置算學準朝旨踏逐到武學東大街北其北地堪修算學乞令工部下所屬檢計修造奉聖旨依今看詳上件算學雖已準朝旨蓋造即未曾興工其試選學官未有人應格竊慮將來建學之後養士設科徒有煩費實於國事無補今欲乞特賜詳酌寢罷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一

詔罷修建

元豐七年十一月七日立算學

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見先

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峽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棄之猶足以示國恩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爲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叛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

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默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爲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以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狽若使外患不解內

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遐荒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悍鷙之眾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為利而不知其為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惟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

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謫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算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較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塞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敵並出為患屯戍日益飛輓不繼敵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塞招置大兵且耕且戰西戎懷

怨未能忘爭時出擄掠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
耗盡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
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
以秦鳳爲境修築廢壘復置烽堠人力旣勞費亦不小
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讎怨不解
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
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
食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
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地秦鳳之間兵民習熟
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
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
幸較棄之不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

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
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酋豪內懷不
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未
必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
地含垢爲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
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故臣
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謹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
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
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伏之兵以
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治守備常若寇至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臣自聞西
使復來謹采眾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

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貼黃稱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叛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為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為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劫持朝廷必欲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強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為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怙之以弓箭手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臣恐西戎未易窺伺

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為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臣又聞說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舉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為比也

文彥博奏元彥博自注云元年六月奏

今因蘇轍論西事附此臣伏蒙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以老臣不才以其逮事四朝出入藩輔垂五十年追起於休

退之中令平章軍國重事臣敢不極盡所蘊上副虛位
臣於簾前累蒙宣諭將來西人求復疆界令與三省執
政熟議臣以所議地界不出二理其一論義理曲直其
一計利害大小所謂論義理曲直者出兵取其地土皆
邊臣希功賞欺罔朝廷為國生事取怨外夷今若推朝
廷恩信因乘常訴求而賜與之有以懷服外夷之心光
大朝廷之德所以計利害大小者今所得堡寨并蘭會
並荒徼沙漠之地本無城邑人煙惟是朝廷創築城壘
屯兵戍守歲費百萬以上困竭中國生民膏血以奉無
用之地但恐不能支久卻須自棄如向時囉兀城之比
其蘭州本屬董戩夏人得之已三十八九年董戩元不
藉其地夏人得之已久亦不會築堡寨戍守只有小小

頽廢池塹如中國荒僻村落朝廷不知將謂如中國小
小郡縣徒煩兵守所費不貲兼會州又未知在甚處蓋
是李憲當時怯懦不會領兵赴靈州城只領兵馬過蘭
州廢壘之下遂欺罔張大云收復蘭會以圖苟免不至
靈州城下軍令之誅遂誤朝廷以至於此臣亦聞議者
謂地界彼求而與之亦用兵不與之亦用兵語尤欺罔
但向去欲免主議不與起釁之責且乘常來求我如其
意而得之必須感戴恩德三數年間方且保無事朝廷
近經靈州永樂不振之後可以粗得整齊兵勢全養民
力異時或有邊事用兵庶幾有備無患今若不推恩信
靳與其地凶狠之性因此不遂所求便作點集酬報之
勢朝廷方此多事之際兵力未全可高枕乎近年以來

爲新進書生不曉蕃情邊事兵政者誤朝廷多矣願陛下
下審察而詳處之老臣年過八十感陛下厚恩惟知竭
力補報固無觀望希進之言貼黃今檢錄到祖宗以來
處分邊事詔書西人事迹共幾件進入乞賜詳覽或曰
蘭州宜如充國可置屯田添助兵食今若有田多屬蕃
族不可盡奪如向時王韶謂熙河可耕以助兵食人牛
種子徒有所費終無所成今聞轉運判官節減蘭州歲
計猶須一百餘萬又當計會知州并帥臣保認可以足

用否

七月八日
云云可考

乙卯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昨於五月二十九日嘗具
奏論列青苗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
而爲終歲之害乞行今年閏二月八日聖旨罷散青苗

事經今一月未蒙施行夫知而不言則爲不忠講之不
熟則爲妄言青苗本末臣愚非敢臆說考前日已然之
利害參摺紳庶民之議論頗爲詳熟臣敢罄惓惓之愚
重挽天聽臣竊原青苗之法其說出於周禮泉府凡民
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殘文缺簡措置法令之詳不可
得而推考三代而下天下富足號爲至治如西漢之文
景孝宣東京之光武明章唐之太宗明皇其治民之具
班班見於史冊不聞其用青苗斂散之法也惟王莽變
更政令務師古始援周禮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
日之文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
所得受息歲過什一其餘法度紛紛數易民愁盜起以
至於敗自熙甯以來議臣建青苗之法行之天下十有

餘年國帑日豐民用日蹙今猶未艾也考之漢唐之事則如彼驗之近年之效則如此其利害較然不待詳說而可知也議者惑有司昔日之散青苗主於爲利故強民多貸今日之散主於利民必無強抑之弊又民財方窘資之以爲利勢未可罷臣以爲不然以爲利民耶則臣前日所謂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爲終歲之患是也以爲利國耶則國以民爲本移患於民而爲國之利非朝廷愛民之意也以爲不欲遽變先朝之法度耶則政有因革各適其時前日罷京東之鐵冶減南方之鹽課省京師財用之局罷民間之役錢更法便民者非一何特疑於青苗耶臣以爲舉天下之民空乏不足者十之六七粗足者旣不就貸空乏者願

給而病於難償寬之則逾期不輸而令佐有虧失之責急之則追呼督責縲紲鞭笞無所不至昔之爲惠適所以虐之而已抑而不散則非立法惠民之意散而斂之則不免於督責勞擾之弊委曲計之無一可者況無知之民恃青苗之散誘一時之利往往侈用妄費不圖難償之後患迫而斂之賤賣穀帛破產失業者固非一二前日之弊是也臣所謂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爲終歲之害甚者爲終身之患爲此也今若罷而不散則無知之民無所引誘將不敢侈用而妄費其有吉凶緩急費用之不得已者可以貸於豪右之家其息雖倍於青苗然償之早晚多少得以自便非如青苗有追呼督責道途往來之煩費賤售穀帛之弊也

又況舉天下之縣令寬厚通明嚴於馭吏勤於恤民者固不易得制馭少緩斂散之際滯留追呼乞取侵剋之弊搔擾百出異時培斂好利之臣又繼之以強抑多散襲前日之患遐方窮壤無所控告今日青苗之累非小失也臣竊意論議之臣以爲青苗不可罷者不出於臣之說臣竊以爲未究事之終始利害之遠近苟持一端之論以動聖聽臣欲乞檢會臣前章付大臣熟講而詳計之庶使四方之民蒙被實惠無後日之患天下幸甚是月復衛州黎陽縣爲通利軍 左司諫王巖叟言臣已累上章言中書侍郎張璪姦邪巧佞不可在陛下左右多漏泄中書語不可處機要好賣國恩以爲己惠不可任大臣恐久之不去養成禍源誤天下蒼生陛下雖

悔無及竟未蒙省覽臣實以爲憂陛下勿謂自能有以防之雖其姦佞亦無能爲爾臣竊以爲不然惟使陛下不能防乃所以爲姦邪如其可防卽是疎拙非姦邪也臣輒以一事卜之但覺陛下去之稍難疑其姦邪已有以惑陛下矣今天下公議日益不容臣何敢不言以負恩德自違事君之義哉臣伏讀新詔曰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臣竊以陛下出一言必欲天下信行一事必欲天下服今所謂罪顯者莫如惠卿誠一惡鉅者莫如蔡確章惇而璪實同之欺君罔民天下稱其一體固宜並行竄逐以信服天下之心也而璪乃獨畱廟堂偃然自若臣不知惠卿之輩見此詔書還肯服否天下之人見此詔書還肯信否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惜也陛下得

誠一不孝之狀甚明將深誅而顯黜之以警厲四方而
璪陰諷中書舍人蘇軾使於告詞掩蓋誠一不孝之迹
賴軾執義不從遂得陛下典刑明白不然則王言國命
爲姦臣移奪以成其私矣諫官王覲言呂升卿矯稱先
帝德音事陛下纔降出諫章璪卽時告之升卿使奔走
經營於上下其安於爲私狃於黨惡而不忌憚朝廷敢
如此陛下思得天下英才而用之故詔執政各舉可充
館職者三人璪曾不體陛下心爲國求賢乃舉一宣德
郎陸長愈者應詔按長愈前爲晉州學教授不惟文學
荒謬眾口共嗤而臧污狼籍無所不至晉人採其事實
作百韻詩以嘲之陛下試令體量卽見情狀璪若自賢
其人而薦之則無識甚矣不知其人因干請而薦之則

不忠甚矣陛下察璪所爲國家之事可倚賴否伏惟陛
下至公至明聽政以來無賢不升無佞不黜何獨於璪
不斷如此天下有識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恐其浸淫惑
亂吾君而安身益固立黨益多爲謀益深復成天下之
患也臣愚苟非爲君父計爲國家計何苦力與權臣結
子孫之讎哉伏望陛下察臣之心納臣之諫一奮威剛
正璪之罪斥璪之惡以信詔書於天下臣不勝昧死納
忠之至又言竊以爲國之要無先於察姦邪而去之姦
邪不去雖有善意無以成善治蓋陰有所害而人主不
知也臣讀祖宗故事得太宗一言敢陳於陛下惟陛下
體而行之幸甚太宗一日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
有外憂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爲內

患深可懼也帝王於此常須用心此人君萬世之戒也
臣觀自古人君常於有形者則憂而不敢忽無迹者乃
忽而不會憂曾不思有形者事淺無迹者禍深臣所以
勤勤懇懇為陛下論姦邪之不可在左右也按張璪與
蔡確章惇其為姦邪大體則同而將之者小有異焉確
將之以驕惇將之以強而璪將之以巧惟驕與強猶有
以見於聲音顏色之間足以激人之怒心而使人不能
容若巧則不可得而見矣優柔曲折以求入宛轉便佞
以取容無難人之意無忤人之詞其言似信其情似親
使人主惑而不知其所以獨旁觀靜聽者乃覺其陰有
以移人之意耳臣初亦易之今始知巧之為患深於驕
強之為患也驕強者已斥而巧者不去此臣之所以憂

也夫所謂姦邪無迹者非終無迹也方其進言用意之
初則無迹及其禍患之成也迹能逃乎璪在先朝與確
輩其為欺罔之時固若無迹及陛下聽政天下之民爭
以疾苦告訴而璪等前日欺罔之迹方暴著而不能掩
非陛下惻然以天下為憂而勇改之則不獨為百姓之
患且將成國家之禍矣可不懼哉陛下雖云已知其人
不復聽信然朝夕在側甯無薰蕕浸潤使陛下不覺而
受之者乎語其薰蕕浸潤之際安有迹耶待其迹成則
事已晚矣天下蒼生豈容再誤伏望陛下鑒璪前日罪
惡已然之迹防璪今日姦邪未成之謀深以太宗之言
為戒早發睿斷斥而遠之非特臣之幸四海生靈之幸
也貼黃稱近日呂公著以姪女之喪在式假張璪亦適

有一大功之服合在式假中書事自有其餘執政可以
權攝而燥不緣朝旨輒自請以闕人不敢在假臣伏望
陛下照見此意蓋幸於獨對從容簾下伸私意而肆邪
說以欺聖聰耳先王於有服之親隨其輕重制為假令
不奪以事而許其致哀所以篤風教厚人倫也今燥同
列既不乏人朝廷又無急難之事何得自壞禮法乞不
在假考其迹則似勤國事察其心則實為身謀自古以
來儉人投隙乘間以進其姦者正此類也願陛下窺其
用意審其所言辨其所行勿誤信之幸甚 崇政殿說
書程頤上疏曰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
道為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為
當途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

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
聖意搜剔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
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半
勸臣勿行半促臣行勸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
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
為子思孟子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
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
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乃以義辭遂蒙
召對臣於斯時尙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
未嘗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
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
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

此者臣於斯時雖以不材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
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
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
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
也臣於是受命供職以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
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社稷固無窮之基乃臣
心也臣山林野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至於愛
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言上賴聖明可
以覽照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
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畱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
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
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之所不及

也但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
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
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足爲萬世之
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行勿
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眾口古之所謂周公豈欺我哉
周公作立政之書舉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
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
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
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
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謂人主就學所
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

止如是則能言文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厯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全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心思未有所主便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染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

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思慮偏好生於內眾言辯口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亡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游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厯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以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

起居至今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眾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旣開且乞依舊輪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擇臣僚家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所讀之書亦使之讀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

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語笑亦勿禁止惟須語言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之嚴憚年方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習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傍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

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尙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此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希簡聖體康和時至簾前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德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勞煩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可一往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也五月十二日差修學制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

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眾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人也故聖人以蒲盧諭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人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議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佐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

事不為閒故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從者方眾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得傳於後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頤明年三月再上疏云去年六月十八日孫

奏陳今即奉議郎劉誼權發遣韶州升乞復誼職今

附六月未乃除州此據蘇軾集并張莘所編劉江西萬

言集附見責宮祠在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秋七月丙辰朔尚書省言舊制中外學官並試補近詔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司業各舉二員宜罷試法先是王巖叟言伏以砥名礪行以待用於世者士人之所自處也養士人之節以成就其美而風天下之俗者朝廷之所以處士人也臣竊見內自太學外至諸郡學官之制皆令就試四方之士區區於進卷屑屑於程文不憚奔馳之遠畱滯之久者顧豈其心哉祿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師道崇儒風惜士人之節也禮曰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今立法如此使人人自求為師欲天下之民知敬學恐不可得臣愚伏望聖慈令罷此法一用應詔薦舉之士為中外學官以重教導之選為天下勸貼黃稱如蒙特賜罷試用舉乞歲令近臣并諸路監司各舉所知朝廷採察而用之其武學學官亦乞依此罷試用舉於是從巖叟之言也舊錄云時法無巨細悉罷新錄辨曰前此詔舉學官今所舉人材既眾自不須別行選試乃曰法無巨細悉罷非也今刪去按罷試學官實從王巖叟議新錄似考之未詳

丁巳詔開封府界提點刑獄司置檢正官一員 中書舍人蘇軾言臣先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執政不以為然臣遂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聖旨不許經今月餘前所論奏並不蒙施行而臣愚蠢終執

所見近又竊見吏部尙書孫永奏駁臣所論蓋是臣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議若不罷免即執政所欲立法無緣得成況今來季限已滿諸路立法文字節次到局全藉通曉協同之人共力裁定如臣乖異必害成法乞早賜指揮罷免所有臣固違聖旨之罪亦乞施行又以狀申中書省曰軾近奏乞罷詳定役法已奉聖旨依奏竊見孫給事繳奏前件聖旨乞取孫尙書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須至申乞指揮軾前後所論役法事軾已自知疏繆決難施行所有是否更無可定奪乞只依前降指揮行下軾自今日以後更不敢赴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施行從之軾意以為免役法弊當改但不當於雇役

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出為入無多取民錢則亦足以利民嘗白司馬光光不然之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不悅而罷

軾奏詳定役法與執政及同局不同乞罷免從之蘇轍誌軾墓云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為差使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雇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害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為病若量出為入無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一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病在告而君實不悅公常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公意會其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皆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以誚誡之語讒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按轍所作墓誌恐有私意難

盡信今刪取之

已未保州言河水汎溢浸及先皇墳地請就本州界來年春夫修築從之 殿前馬步軍司言內外諸軍馬步射自有教閱格法已教習成就其元豐七年續降射弓病色若盡行減去於教法無害從之 假承務郎高英言請以強盜比吏之枉法監守之自盜不用赦原仍除投換之法庶幾羣盜有所畏憚令兵部相度配軍元犯強盜者自今不許投換別軍從之

辛酉宰臣司馬光言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

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
 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遴選百官乃
 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
 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
 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眾心若
 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
 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
 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皆
 可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
 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四曰公正聰明可備
 監司科舉知州以上武臣舉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皆
 可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皆七曰文章典
 舉

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皆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

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

能斷請讞科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

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

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內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

人堪充某科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並須指陳

塗飾虛辭位在上者得舉在下之人臣今保舉堪舉充某

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如舉行義純固而違

邪險險智勇過人而愚懦致敗公正聰明而私曲昏闇

經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疏牆面文章昏闇

麗而鄙拙紕繆善聽獄訟而冤濫失實善治及犯正入

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
 吏人專切收掌仍每科各置簿盡行鈔錄年月日某官

姓名舉某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或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剗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勾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則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若經筵或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學問該博等科則委執政親檢人臺諫有缺即用節操方正科人之類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或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敕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知河渠馬牧等之

類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

重審所舉官皆得人從之舊錄云光得譽流俗及為相以十科取士終為空文無應選者人始笑之新錄辨日

可以司馬光為得譽流俗廢法報怨一人始笑之設此言不

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諸路立額數當考禮部言

祠祭官致齋在本司及祠宮內與同局及同行事官相

見當勿用謁禁從之通議大夫張問為祕書監太常

少卿鮮于侁為大理卿侁辭之尋復故政日與實錄同

復自少常遷左諫大夫蓋此月十四日侁罷大理卿復故官政目有之按八月二十七日劉摯云侁以老病辭

大理卿也實錄缺此主客員外郎王子韶知壽州傳云壽州請補外

有朝議大夫直龍圖閣范子奇為將作監元豐八年四

為河河南轉運副使李南公知滄州閏二月自河

北漕是祕書少監劉攽等言先與故祕書丞劉恕同編修資

治通鑑恕於此書立功最多及此書成編修屬官皆蒙
 甄錄惟恕身亡其家獨未霑恩子孫並無人食祿請援
 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於是司馬光亦為之請詔與
 恕一子郊社齋郎 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孫路
 言蘭州定西賊一帶新疆地土除已招置弓箭手外有
 曠土萬餘頃未曾修築堡障而有賊馬鈔掠之虞請自
 蘭州東關堡東修葺質孤勝靈護耕三堡及於禹職六
 族中森摩幹灘內定西城東玉樓山各築堡護耕差役
 人共與本地分弓箭手相兼守禦詔劉舜卿相度如合
 修築即漸次興修九月二日
 壬戌龍圖閣直學士朝奉大夫鄜延路經略安撫使趙
 鼎為朝議大夫舊錄云賞邊功也新錄因之按趙鼎磨
 勘轉朝議大夫蘇軾行詞云論歲月以

稍遷姑從舊典收功名於不世勉及前人不知舊錄何
 故乃云賞邊功新錄不復考詳即用舊文亦太疏略矣
 元祐初政司馬光主議專欲不賞邊功兼此時尙未嘗
 出兵討賊何功之可賞蓋紹聖史官假託誣罔耳疏略
 類此可不惜哉兼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獲夏人拽
 厥嵬名也皆已自待制遷龍圖直學矣尙傳云云更詳考

右司諫蘇轍言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

界恐有講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
 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為社稷之計見今西使
 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尙未堅決臣竊見皇帝
 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
 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
 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
 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
 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

不復爲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沈括種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敕邊吏禁止侵掠旣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

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旣遲可以徐爲備禦稍

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十渾亦何能為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內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策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伏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得其便則天下幸甚

左司諫王巖叟言

巖叟疏不得其時今附蘇

後轍疏臣累月前嘗上疏論天下之大害曰莫如蘭會之坐傲中國願陛下早圖之今聞西人入朝以請地為事

陛下念生靈安樂久遠之計深以此事屬謀國大臣而聞大臣議論參差無一定之策竊度聖心惑之未有以處臣以謂聽言之道必以事觀之則一言可決國家未開拓以前惟以信義為重蠻夷之心不敢輕侮故邊患少邊患少故民力紓民力紓故人心安人心安故兵威強所以能坐制邊徼而不自傲開邊以來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費貪無用之地民力已困而不可支人心已危而不可保兵威已沮而不可恃不於此時修復信義為天下休息計尚可固執更增後日之患乎昔漢桑宏羊輩請田輪臺之田以威西域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遠田輪臺是勞擾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

朕不忍聞迺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
養民也今議者欲請畱蘭皋而田之何以異此惟陛下
鑑武帝之所以悔於終者早悔之幸甚至宣帝時魏相
請罷車師之田元帝時賈捐之請棄朱崖郡唐相狄仁
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車卻立高
氏李德裕亦請勿保安西是數人者皆一時之賢豈不
爲國家惜威靈重棄其地哉蓋不欲貪外耗內疲竭生
靈徇虛名受實敝遺國家無窮之患也今窮荒之地於
國家之勢不以得爲強不以失爲弱識者皆曰去大患
以自全乃所以強耳夫得地不如養民防人不如守已
今因其有請而與之足以示懷柔之恩結和平之信若
失此時後日兵連禍結中國厭苦而腹心之患生陛下

雖欲舉而棄之將不能矣臣度議者不過曰十餘年間
竭天下之力而得之甯忍一旦委之乎此不知經遠者
之論也夫已耗之民財已傷之民命旣非悔可追矣而
後日之患猶不慮之於今則當何時而已耶又不過曰
恐啟無厭之求益生邊患不如勿與此不知自處者之
慮也夫彼求者無名則我執者有辭無名之求勢當自
屈且彼雖外夷旣已與之甯不知恩尙何無厭之請耶
若有恩以結之猶恐其來則無恩以與之將如何哉臣
聞開邊之初其費不可以數言罷兵之後歲歲常費猶
不減數百萬一有騷動其將奈何陛下須念此皆中原
生靈膏血夫中原者陛下據之以制邊徼者也而以生
靈膏血塗窮荒不毛之地欲爲垂世長久之計豈不殆

乎惟陛下留神早賜睿斷天下幸甚 御史中丞劉摯
言摯言不得其時當在夏使未入臣伏見元豐中出兵
見以前今附蘇轍再論蘭州後西界增創城壘議者講求利害久矣臣亦嘗具三策策三
未上於朝今夏人汎遣使者已到邸累日其勢必有邀
請雖廟議默定而區區不能自已謹復條其一二補前
奏之未備以待採擇議者之論臣嘗詢訪本末備得其
說為棄地之議者曰往年興師本以弔民伐罪既取地
自利其勢必爭傷財害民以爭非其地其勢不得不棄
困而後棄不如一捐空城子之以示惠此言是也然難
者謂予地所以息爭若虎狼無厭爭求不已得地據險
益擾近郡其能保不為患乎為守地之議者曰頓儲設
阻增募土兵遠斥近援何地不守且先皇帝之所得而

以予人非是此言亦是也然難者謂虜不得地兵難不
解日引月長邊釁益大其能保終守此地乎故議者之
論非不曲盡事理至於弭未然之患如難者所憂則雖
好謀之人莫敢任責竊料朝廷深計遠慮未欲遽決亦
必以此臣愚不佞獨謂用兵以終守其地誠難保也棄
地而使不為患臣雖老矣願保沒齒不見邊境之憂惟
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臣聞向所得地在熙河為蘭州
在鄜延為五寨蘭州本西蕃故地而五寨本夏戎所有
也其地道理迂直產利厚薄所須守兵多寡轉餉勞逸
皆朝廷所熟究臣不復道而自夏人視之為必爭之地
彼將以誓約為請固執不予彼將獸困而鬪借兵北戎
以逞其忿朝廷且有西顧之憂使我師每戰每勝臣猶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八十二 九

以爲非國之利又況殺傷相當成敗未可知皇帝陛下
諒闇之際太皇太后垂簾稱制正思與民休息而顧欲
戮力血戰以爭尺寸無用之地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干
刃之雀由此言之終守其地是臣之所不敢保也國朝
自祖宗以來歲捐金帛數十萬遣使修約而夏戎稽首
順命者數十年矣外國好爭亡厭固天性也然且如
此則恩深利厚足以羈縻其心故也今乘先帝討擊之
威因其屈服之勢曠然推惠歸侵地復歲賜丁甯戒敕
悉棄前患復謹舊約彼雖有桀黠睚眦之意旣已杜塞
其欲使無所發則亦將感激退聽復如前日何苦必欲
動眾犯順以自魚肉其民雖彼之國甯獨利乎古之養
虎者時其飢飽適其怒心虎或可養而況人乎由此言

之弭患息爭非獨臣以死保之自祖宗以來御夏戎者
用此道也臣願采議者之論觀異日之勢而斷以此意
大計旣決其餘措置纖悉施行次第在朝廷裁之而已
雖然臣猶有拳拳之愚不敢不盡今夫請地在彼予地
在我是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之勢也爲彼計則不得不
急爲我計正宜從容閒暇鎮以無事臣竊怪近日議者
皇皇汲汲視此地如金城湯池惟恐不守不然如附贅
垂疣惟速去之爲快異議紛起先自惑亂又何其迫遽
無大體也今使者雖在邸臣願且毋遽許以地而厚禮
答之善詞遣之或先復歲賜而微示以不愛地之意度
其效順堅決至於再至於三然後以歲月予之所謂許
之者不一而足夫豈晚乎臣愚不知大計惟陛下裁幸

光州團練使高公繪為秀州防禦使甯州團練使高

公紀為永州防禦使詔以公繪公紀父士林雖經英宗

登位太皇太后當日立為皇太后士林都未及朝廷真

封遽爾傾逝良可追悼故今日移恩及二子也 淮南

轉運副使趙偁請復以宿州靈璧縣為鎮從之

癸亥夏國以疆事遣使春約勒阿拉雅賽副使呂則田

懷榮見於延和殿輒妄奏曰神宗自知錯上起立變色

怒久之內侍張茂則云與押伴理會移時方退此據舊錄

又云先朝興師問罪經略邊圉羌人畏威至是姦臣納

侮一切姑息敢悖慢如此新錄以為此語不足錄自輒

妄奏至於此六十二字並刪去按夏人 同知樞密院

范純仁言臣竊見前日簾前文彥博等與執政論疆界

事宜其時以諸臣奏對已多臣雖有管見不敢久煩聖

聰欲於別日奏陳而臣今病假在家未能忘竊慮夏人

在庭議論日逼謹先具條列聞奏若以所得夏國地土

換易陷蕃人口如此則便可罷兵息民陛下仁惠之化

得以久行堯舜之治可以速成此上策也又蘭州定西

城聞元是西蕃境土後來方屬夏國已有景德中誓表

更不虜掠西蕃彼雖堅意欲之我亦畱之有名徐委邊

帥婉順商量雖便未可罷兵彼應難便猖獗此中策也

又若畱塞門吳堡義合而止棄遠處難守二三城寨則

朝廷與之不足以示大恩彼雖得之不足以副其欲如

此則兵必不解夷夏難安陛下仁惠之政何由得施勝

負安危之機邈不可料所得之地不及秦漢萬分之一

乃妨陛下堯舜之政而且有後憂此下策也伏望陛下

三

深賜採擇以爲天下國家無疆之福臣稍可勉強更當
面具奏陳臣未曾見夏人表章如其過有邀求則雖與
地不能息兵非臣今來所料候臣別具陳奏乞且嚴戒
邊臣過作守備凡有所闕盡令陳請朝廷當一一應副
庶令責有所歸不至誤事惟中策安燾頗與臣合近曾
將擬下詔意示臣內有不與中國舊寨一節臣曾簽貼
欲其除去然安燾未曾修改應待聖意裁度又言臣前
曾建議以所得夏國地土換易陷蕃人口猶慮狡黠之
情量遣三五十人應命以受朝廷賜地臣欲乞別許夏
國每還到漢人一名賜地之外更特支絹十匹則夏人
貪利必肯盡數交換不過捐中國縑帛數萬可以換易
人口數千則陛下好生之德超絕古今足以感動華夷

永爲萬世之法如臣言可采卽乞夏人歸時便可內降
指揮令押伴宣達此意若允臣所奏伏乞陛下以地并
絹換易人口之意降詔告諭邊人使存歿銜恩淪於骨
髓亦令邊人感化自然賓服伏望聖慈畱神采納元
豐末夏人款塞乞還侵疆同知樞密院安燾白神宗以
爲鄉所得地旣非要害處固宜予以示恩然羌情無厭
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應示吾厭兵之意及是二府
會議燾曰頃在先朝蓋嘗議之第未欲遽許今陛下新
蒞政推恩天下因有以副其心可也或欲舉熙河一路
棄之燾執不可主議者至謂如竊人之財旣爲所執猶
不與之可乎燾怫然曰自靈武以東皆中國故地先帝
興問罪之師而復之何乃借論如是其後定議但許歸

其四寨云此據安燾行狀刪附今安燾傳亦純用行狀

月二十七日葉燾奏安燾降資政詞頭少保詞并閏月二

文彥博也彥博奏議已附六月末當考張舜民誌穆術

墓云元祐元年與孫路同往熙河相度措置邊防財用

公曰此有欲棄熙河者不議未決公同事已信其說謂

害何如耳王事靡盬違為身謀還朝請以公制事還利

司條罷兵為公私論疆界失河隍吐蕃回鶻一則百九

則萬緡則關中搖動唐自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復

今一警及國門無厭之欲錄穆有舊傳云元祐初與孫路

蘭措置熙河邊防財用時大舊臣有欲棄熙河者與孫路

同措置熙河邊防財用時大舊臣有欲棄熙河者與孫路

決冀二術同熙河邊防財用時大舊臣有欲棄熙河者與孫路

合刪二術同熙河邊防財用時大舊臣有欲棄熙河者與孫路

處已具注在彼蓋舊錄全用張舜民十二日新錄有未詳

所作衍墓誌今當與舜民辨乃可也

以為先朝所取皆中國舊境而蘭州乃西蕃地非先屬

夏人今天子嗣守先帝境土豈宜輕以予人况夏戎無

厭與之適足以啟其侵侮之心且中國嚴守備以待之

彼亦安能遽為吾患此據呂公著家傳於二年八月二

移附范純仁議下二府既定議許歸夏人侵地乃降詔答之大

略言前後用兵以來其因而所得城寨彼此各不曾交

還今來所請不惟前例甚明理難頓改兼訪在朝之論

皆謂義不可從然朕獨以永樂之師陷沒者眾每一念

此常用惻然汝儻能盡以見存漢人送歸中國復修貢

職事上益恭仍戢邊酋無犯疆塞則朕必釋然於尺寸

之地復何顧惜當議特降指揮據用兵以來所得地土

除元係中國舊寨及順漢西蕃境土外餘委邊臣商量

隨宜分畫給賜又詔夏人以永樂城將吏兵夫等昨因

盡忠固守力屈就擒眾多生齒淪於異境念其流落每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二

用惻然雖已詔汝發遣當給賜可還之地然念城初失
 守眾即散亡或為部落所匿藏或為主者所轉鬻非設
 購募恐有所遺汝可深體朕意子細訪求發遣當據送
 到者每人別賜絹十匹命官已上加優賜以給所得之
 家二詔並據呂公著家傳附見不得其月九日實錄並無
 延已降許詔即此是也乘常以是月十日卒朝延何緣
 遽不知之雖知即示疑必不遠以詔賜順今削去乾順名
 亦遠不稱乘常以人初門韓維奏先帝討夏國以問罪
 而定遠四寨歸夏人初門韓維奏先帝討夏國以問罪
 而死乘常復地及夏人初門韓維奏先帝討夏國以問罪
 語嗣皇賜地之意實錄不書編年誤也蓋元年因二府定
 元祐初許以年未還之意實錄不書編年誤也蓋元年因二府定
 議初許以年未還之意實錄不書編年誤也蓋元年因二府定
 九日乃舉所還四寨為葭蘆米脂浮圖安疆也編年因
 詔許遂終言其事降矣紹聖二年八月七日罷分畫詔舊
 錄云元祐二年孫路亦言安疆寨係元祐四年紹聖二年
 當以元祐四年六月九日降詔為給賜之始又張舜民

誌游師雄墓云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主簿朝
 廷以夏人久為邊患思以安將來欲以四寨歸之未決
 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召問公曰四寨先帝所克所以
 形勢制夏人者也朝廷當守而勿失柰何輕以畀人且
 割地以紓邊患不惟示中國之弱將起邊人無厭之求
 四寨既予如瀘南荆粵有請者亦將與之乎非特此也
 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求時猶以十縣之地者又
 將與之乎六國諸侯割地以悅外國者哉因進分疆語錄二
 天下之強盛而棄地以悅外國者哉因進分疆語錄二
 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得然考按俱不有
 慢如前據此則棄四寨當在元祐夏人得然考按俱不有
 又呂公著家傳於二年八月書果莊被擒夏人自鎮戎
 遁去乃云其後乾順遂入貢及稍還永樂所陷漢人朝
 廷方以四寨還之與舜民所作為師還永樂所陷漢人朝
 編年大率因舜民墓誌不足憑也四年六月九日
 甲子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
 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邊外有守
 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
 已及熙甯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

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秉耒耜盜賊因此衰
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
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愬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
為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
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予
蠲免兼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蓋冬教場屋宇州縣
頗以為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曾置教
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
別無闕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
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日
前如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
便亦乞罷修以寬民力 御史上官均言均言據均奏議不得其月

日附蘇轍言臣聞天下之事小大覈實則為而有成作

冬教屋宇後而有功無勞民費財之害臣竊見福建路往年因廖恩
為寇逐處召募義勇有武技者使之追捕彼皆鄉閭無
賴之民素無約束所至村落往往恃眾攘奪強買未經
鬪敵已有騷擾之病其後逐縣籍向來召募之人號為
槍仗手多至數百人少不下一二百人每歲監司親至
按試支散錢米及銀碟之類臣元豐元年嘗知邵武軍
光澤縣因監司按試召集槍仗手比至閱視其老弱不
閑武技者十之七八訪聞得皆出於當時保正及同類
任情糾舉實非素習趨勇之民詢之他邑亦多此類其
槍仗手所居距縣遠處或一二百里監司所至多先期
呼集既至往往代名充數冒受支賞徒有呼集之勞而

無校試之實朝廷比來頗知擾民之害只令逐縣知縣令每年就近集試然呼集之勞費財妨業之弊猶如前日臣竊計福建一路槍仗手不減數千人率多無賴之民教習無素一旦有警毆之捕盜往往潰散挫弱軍氣無事之際呼集教試在上有費財之患在下有妨業之弊其實無補不若罷集俾閭井之民安居樂業公私兩便如朝廷未欲悉行罷去亦乞下本路令逐縣重行考覈不必充滿舊數庶幾得實免致虛有勞費 吏部言故朝散郎致仕李肖男進士孟回狀言父肖致仕敕牒附遞畱滯致礙奏薦詔李肖特與致仕恩澤新本河東路經略司體量本路將副任與不任守戍具實以新本聞削去

乙丑夏國主秉常卒

此據舊錄秉常傳其卒乃七月十日也政目十月十六日故夏國主

秉常嗣子乾順奏父於七月十日薨新錄因春約勒阿拉雅賽入見遂繫之八日誤矣今不取

丙寅遼國遣使保安軍節度耶律純嘏副使太中大夫

守崇祿卿充乾文閣待制呂嗣立來賀坤成節 是日

七月一始頒甲寅詔書去言者勿復彈劾六字臺諫累有

論列故也六月二十八日胡宗愈云云可考

丁卯中大夫直龍圖閣李之純為戶部侍郎尋改集賢

殿修撰河北路都轉運使二十八日癸未改集撰都漕必由緣由當考本傳亦不載

先除提點河北路刑獄唐義問為本路轉運副使朝奉

大夫穆衍為金部員外郎正月十二日衍朝請大夫孫

路為陝西轉運判官正月十二日同穆衍措置財用李

屠掠稍眾而諸寨避讓不以實聞朝廷疑之以委路路徙諸寨官躬自訪問得所匿二千乞優賜厚貨撫卹

寶真通鑑卷之三十八

其家使知朝廷 戶部言臣僚論李琮於江南兩浙淮
之恩邊人大悅 南輒增常賦按琮既降黜而均認稅數已行改正其元
根究稅官議難推賞已賞者令吏部追奪從之 十八日

王覲奏

戊辰吏部侍郎陸佃為禮部侍郎給事中孫覺為吏部
侍郎 詔免河中府河西縣人戶鹽錢折納斛斗前此
本縣有官中食鹽四千餘斤令人戶均請納現錢已而
又令折納斛斗至是因民庶上言罷之 詔故相富弼
令配饗神宗廟其子紹庭特差河南府通判仍與子孫
一名恩澤以太師文彥博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言弼之
子孫乞優加錄用故有是詔 又詔以衢州龍游縣令
王棐為春秋博士從國子祭酒鄭穆司業黃隱薦也

朝奉大夫張壽為京東路轉運判官

五月十二日令中書籍記者月末上

官均云云八月二日蘇轍云云

正議大夫致仕韓壽卒

庚午夏國遣使賀坤成節

辛未坤成節羣臣及遼使拜表稱賀於內東門

癸酉定國軍留後仲煜卒贈保甯軍節度使追封東陽

郡王諡榮順

甲戌右司諫蘇轍言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
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
量使西邊之人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鬥之禍天下
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邊人見利忘義雖
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暫弛況朝廷數年
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

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乘
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
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器甲抽那兵馬
凡百了當立定日期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
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
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土馬充實倉廩
綏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為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
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心邊臣常作隄防以
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約而
邊計已備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況背恩犯
順彼曲我直雖復羌人亦當知非是使民坐而賈勇
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民坐而賈勇
不忘危常

以戒敕邊民為心則社稷之福也朝廷降詔許歸夏人

錄新錄都不略見亦太疏矣按蘇轍十九日奏則降詔
當在十九日以前初八日范純仁建議後呂公著家傳
所記二詔即是許還侵地詔也但殿中侍御史林旦
家傳不載月日耳已附初八日

言臣比貢狂瞽之言妄論西陲疆場事以謂棄地有十
不可不識廟堂之論果少採擇臣言否臣聞熙甯中種

諤克綏德城議者以謂不可守舉朝上下皆欲棄之獨
韓琦在陝西堅持不可棄之說先帝遣近侍計會邊臣

以棄之琦猶以軍法申飭邊臣必須待報於是先帝從
琦之言而城卒不棄至今士論嘉琦之有守而服先帝

之善斷西戎貪黷微幸干請要須以義折之使語塞心
沮然後有畏懼不敢肆其狂慢豈宜先自示弱而苟欲

厭其心乎夫以天下之富而惴惴恐二三城寨之不給

臣竊謂議者之私憂過計也古者敵國爭尺寸之地至竭帑廩戰而不悔此等事故不足以爲法然以古校今理亦可見且以積年經營之功因其一請而與之似亦太率易也今世俗之論往往以賈捐之棄朱崖事爲口實夫朱崖隔絕大海屢煩遠擊已臣而復叛又方爲蠻夷所據勞弊中國故捐之以不擊爲便今西人所謂乃在吾地非絕大海也非勞攻取也而謬以朱崖爲比不亦異乎第恐邊臣姑息苟安趣了目前之患幸無近憂不卹後患又疏遠之人妄意朝廷都弛邊備遂以必棄爲說此言先入上誤聖聽反使西戎得計邊民失所可不慮耶況守之以困敵與之以資敵一損一益利害明甚此誠不可以不察也今西使旣還許地與否臣固亡

緣與知但旣蒙朝廷過聽使待罪言路事無大小皆得論列今事關國體苟有所見安敢隱默伏望聖慈處決之際更賜審察但遼東邊帥精擇監司罷不急之官省無益之費選將練兵平價儲粟安習熟戶墾闢田野嚴生事之戒澄幸功之賞何患二三城寨不能贍給僥倖之請正當理折庶幾觀望咸絕覬覦林且疏附蘇轍後且稱西使已還不知許棄地與否而轍謂已降詔許歸侵地或且疏在十九日前朝廷未降詔也不然諫官已知而御史獨不知可乎當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二終

上海圖書館藏

